

KDN 7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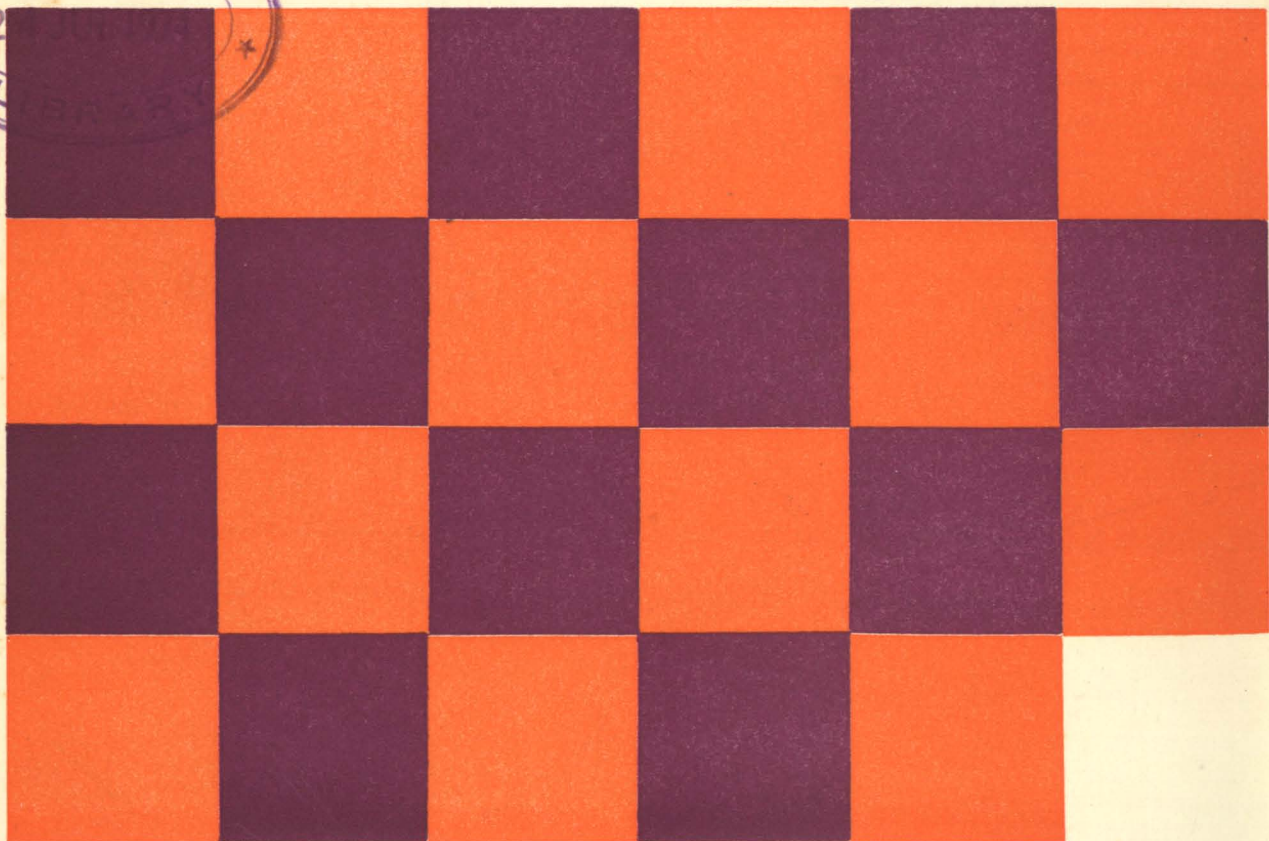
BULANAN CHAO FOON

JULY 1974

\$0.50 senaskah



143418



蕉風月刊

257期 一九七四年七月號

520
360

5201.53
3600

143418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7期 ● 一九七四年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五七期

目錄

■論述

文學批評的態度·藍啟元·5

團而不圓·邁克·8

■選載

蘇茲尼辛，一個偉大的自由戰士·凌啟思·11

蘇茲尼辛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甘冰譯·19

■創作

那夜·張瑞星·28

黑髮挽得住否·方蘭君·31

一個閃電·許友彬·36

■詩

沒有人告訴你·黃昏星·42

如來·陳政欣·44

存在兩首·文愷·46

稿

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專欄

這一個時代(閒思錄)·黃潤岳·48

輕描集·邁克·53

■隨筆

結婚紀要·劉放·56

■詩

異夢·謝清·62

玫瑰的象徵·飄貝零·64

詩五首·朱牛人·66

■創作

遊魂·溫瑞安·71

過渡·潘友來·79

吉靈鬼·麥浪·84

風訊·92

藍啓元

文學批評的態度

顏元叔教授曾撰文討論過數位知名詩人（如余光中、梅新、洛夫、羅門、葉維廉）的詩作，他強調詩內字與字、句與句、行與行以及段與段之間的關係。他之着重於邏輯結構，「但憑一己的聯想，便認定作者確有如此之用心（或無如此之用心）」，雖為衆人所不盡苟同，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他的作法，仍是穩守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的立場，客觀地言其欲言，毫不滯溜，也不含糊，且未作意氣之語，這點是叫人佩服的。更何況他的用心是在於扶正新文學批評之風氣，而詩人們也因這些激勵而得以反看與回顧。

記得賴瑞和曾寫過一篇論文：「中國古典詩裏的戲劇性表現」。這篇論文在台發表後，周誠真教授即寫了一篇文字，提出了他所持的不同的見解，以作反駁。周教授的那篇文章是純為討論而發的，沒有節外生枝，也不旁敲側擊，態度極為誠懇。這樣的文學批評態度，也是叫人欽佩的。

筆者在上面引述了兩個事例，第一：在於指出從事文學批評時所應具有的基本條件；第二：於下面談到一種文學批評的「態度」時，可作一對照。

一個作家動筆寫文學批評時，他所最忌的是「意氣用事」、「旁敲側擊」、「刻意謾罵」。如果以爲（或心裏有這樣的目的）「文學批評」可作爲一種傷害他人、攻擊他人的手段，我勸他應在修養方面多下點功夫，因這才是他迫切應作的努力！否則寫出來的「批評文字」，除了使人愈覺他度量是狹隘外，就算其文章有可取之處，也不能叫人心服口服的。五月號的蕉風，流川寫了一篇「中國文字學初步」。這篇文字諷味甚重，攻擊性的字眼屢見不鮮。

流川這篇文字並沒有指明駁那一個作者那篇文章。但明眼人一看就會知道，流川所針對的是溫任平的「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按筆者讀「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所得，作者着重討論的是詩的繪畫性與中國字的「圖示」特質，是在於道出圖象的示意技巧正如其他技巧（電影技巧、音樂技巧等等）一樣，同是其中的一門創作技術。我們應當瞭解，這並不是一篇「文字學」的研究報導。而流川撇開「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一文之要點不談，却由文字學出發，鑽往牛角尖，斷章取句，儼然以「嚴正」（？）的批評家自居，施以「大刀濶斧」，搶白一番，這是不公平的。

「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既非「文字學」的研究報導，在提到六書或其他一些文字學上的知識時，自不必浪費筆墨以析其細，也毋用爲所謂的次第問題大傷腦筋；只要能讓讀者得知何謂六書及其功用便可。但像流川的「中國文字學初步」一文就不同了，因爲像這篇題目就言明是「文字學」專論的文章，除六書次第排列之先後要斟酌外，其他各方面的小問題，亦是疏忽不得的，因這是專門學問的討論。不知諸君以爲然否？

流川寫「中國文字學初步」時，大可堂而皇之的本着一顆藝術良心，致力於他所欲說的「文字學」。但他行文之餘，仍不忘中傷他人，此乃吾輩所不欲爲者！謾罵文字如「……：若只憑曉得皮毛的技術（而這又有問題），就儼然以『專家』的姿態自居，著書立說，信口開河，胡言亂語……：這不僅反映出撰稿人之自欺欺人的態度，更表示了他之『不學無術』。套一句爛調：『先自照鏡子吧！』這麼一來，我們的文壇，才大有作爲，否則，讓一些冒牌貨，充斥文壇，那不是很可悲的嗎？」再如：「……：今天，我却親眼看到，在我們的文壇上，竟然有人『鄙書燕說』、『吾播人跡』，不自量力，却硬硬要扛舉二百磅重

的車輿，除了嘆息以外，我想更嚴峻、更刻削地指責，這是『文化敗類』的行徑！」文學批評的篇章中，怎可出現此類謾罵文字？一個文學批評者，怎可有此態度？

這使我想起了一項事件：年前，台灣有一位作者唐文標，他寫了幾篇宣佈「現代詩已死亡」的文字，他之違反事實作此謬論，本應痛思悔改才對，不想他變本加厲，竟另寫一篇詩論，在其文章內用盡辛辣的謾罵語調，旁敲側擊，企圖攻擊詆毀數位知名詩人。這樣的「批評態度」，立刻便引起公憤，結果羣起而攻之，使他落得「臭」名一個。現在我們的文壇，竟也出現若「唐文標」者，實是文壇之悲哀！

七四年六月三日稿

團而不圓

當然是不嫌悶的：一部好的小說或者電影，本身就是樂趣。然而假如又同時輕鬆愉快，使人笑得前仰後合，是再好沒有了。張愛玲短篇之中，有一篇叫做「琉璃瓦」的，便是這樣的傑作。雖然她其他小說也不乏俏皮說話，再也不似「琉璃瓦」妙語如珠——似乎也只有它一篇輕性喜劇。有人可能會指出「鴻鸞禧」，我是一直認為妻太太過份蒼白而苦，不合我世俗眼光的喜劇的格。

「琉璃瓦」一開始便是「姚先生有一位多產的太太，生的又都是女兒」，時光不留人，女大當嫁，它講的是姚先生揀女婿的故事。可惜七個女兒只嫁了兩個，他就「懶得查問這筆賬了，隨他們鬧去」。我因為沒有生過女兒，持的是幸災樂禍，隔岸觀濟的態度，眼看另有一番熱鬧，一下被截斷了，自然不甘心。要是能團而圓之，看盡七個女兒——或者還有第八個，因為姚先生大病一場之後，姚太太不知怎樣又大了肚——都嫁了去，才人心大快的。

三個大的女兒，分別有一場精彩的主角戲。我偏愛二小姐曲曲的一段，短而生動，同時又是映象玲瓏。她看中了窮書記王俊業，帶了回家來，兩個人以找舊報紙拜讀姚先生大作為名，躲在隔壁房「一個人逃，一個人追，笑成一片」。曲曲擦了帶苦味的胭脂，王俊業的偷

吻使人想起杜魯福半自傳裏的地窖取酒，姬絲汀在「婚姻生活」還於同一地點還吻呢。張愛玲是比較含蓄的，我們「只聽見撒啦一聲，彷彿是報紙捲打在人身上」。越是這樣，越使人心恨牙癢，小情人特殊小氣的嬌嗔都出來了。姚先生指使小女兒推門進去，是一連串焦急特寫的一個 *Mise en Scene* 式的中鏡：「只見王俊業面朝外，背着手立在窗前，舊報紙飛了一地，曲曲蹲在地上收拾着，嘴上油汪汪的杏黃胭脂，腮幫子上也抹了一搭，她穿着乳白冰紋縐的單袍子，黏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肩上也染了一點脂胭脂」。姚先生已經大勢去了，「像牛奶的薄膜」，冷了的，也等於米已成飯了。張愛玲看似不經意的形容借喻，能够這般入微。

接着姚太太將曲曲騙了上樓不讓她下來，但是曲曲不是簡單的黃毛丫頭，一張嘴也不知有多厲害：「我若是發達了，你們做皇親國戚；我若是把事情弄糟了，那我是自趨下流，敗壞你的清白家風，你罵我，比誰都罵在頭裏！……橫豎我們在外面，也是一樣的玩，丟醜便丟在外面，也不干我事……爸爸，你就少管我的事吧！別又讓人家議論你用女兒巴結人，又落一個話柄了！」只氣得姚先生「一時掙不出話來」，眼巴巴看她「翩然下樓去了」。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她的苦唇膏是有個緣由的。

比起來，三小姐心就沒有她火爆獷悍，她「柔馴得出奇」，姚先生本來立定心腸洗手不幹，可是「難得這麼一個聽話的女兒，不能讓她受委屈」，另得重操故業。偏偏相識時心誤把馮京作馬涼，看錯人了，回到屋裏姚先生夫婦探聽她口氣，還以為從此可以過安樂日子，怎麼知道越說越不對板，才明白她「一廂情願，居然到北京去定了，捨不得媽起來！我都替你害臊」。她其實是一個「對着鏡子，把髮頭挑到前面來。漆黑地罩住了臉，左一梳，右一梳，只是不開口」的好孩子，胸無城府，「隔着她那藕色鏤花紗旗袍，胸脯子上隱隱約約閃着一條絕細的金絲項圈」，到了要緊關頭，也唯有「伏在門上嗚嗚咽咽哭着」，說道：「把我作弄得還不够！我——我就是木頭人，我也受不了哇！……：……：……：那個人，椰子似的圓滾滾的頭。頭髮朝後梳，前面就是臉，頭髮朝前梳，後面就是臉——簡直沒有分別！」因為「恪守閨範」，她能批評的也只有別人的頭髮，不似曲曲在外拋頭露面做女秘書的，一言道破了父親的心腸。然而姚先生也氣得對太太道：「以後你再給我添女兒，養一個我

淹死一個！還是鄉下人的辦法頂澈底！」

大小姐靜靜的婚事最順利，姚先生「再三敦勸，說得舌敝唇焦」，她也「委委曲曲答應了下來」。她的主戲是三朝回門晚飯及飯後回去在三輪車上的一段。新婚夫妻的恩愛，是在桌上當着父母親「紅了臉，輕輕地抱恆道：『無緣無故搶我的東西！』」，也是在車上「扭了一會，也就安靜下來了。啓奎漸漸的把手移到前面，兩手扣住了她的咽喉，輕輕地撫弄着她的下頷」。與後來丈夫外面有了人回娘家哭訴一比，之間對照無比強烈，一段婚姻中間沒有交待，張愛玲還是一樣有本事寫得深入凹凸。她蓬頭垢臉坐在父親的床前哭道：「爸爸你得替我做主！你——你若是一撒手去了叫我怎麼好呢？」姚太太一方面氣她嘴沒遮攔，一方面還恨她阻止婆家提拔姚先生，故道：「你但凡待你父親有一二分好處，這會子別說還沒死，就是死了，停在棺材板上，只怕他也會一谷碌坐了起來，挺身出去替你調停！」最末一句的「挺身」，似乎是殭屍的習慣了！靜靜放聲大哭起來，撲在姚先生身上道：「呵！爸爸！爸爸！你要有個三長兩短，可憐你這苦命的女兒，叫她往哪兒去投奔？我的事，都是爸爸給安排的，只怕爸爸九泉之下也放不下這條心！」可是姚先生這一病並沒有病死。

「琉璃瓦」是一氣呵成的，篇幅不長而流利，並沒有花太多筆墨留在某個人物身上，也不似「金鎖記」或者「傾城之戀」常常引人討論的幾篇費心機用對比用譬喻，格局與先些時候在文林讀到的「五四遺事」相近。它是張愛玲另一種的喜悅，順手拈來，更見性情。裏面的風趣接近「流言」，迷人萬分。圓而不圓——我開玩笑罷了。再者世上又有那件事是圓滿收場的，而收場本身，也是一個帶了疑問的字眼，就算像「傾城之戀」這樣「有圓滿的收場」的傳奇，事實上也是「故事還沒完——完不了」。

七四年五月

凌啓思

蘇茲尼辛：一個偉大的自由戰士

(一) 奇異的「遞解出境」及所以被「遞解」的原因

自從一九七〇年被給予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譽之後，蘇茲尼辛（Alexander I Solzhenit sin）不僅已成爲世界最著名的文學家之一，並且成爲舉世注目的人物。但他之經常成爲頭條新聞人物，卻是自其不朽的巨著「勞改營的真相」(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①在巴黎出版問世開始。(「勞改營的真相」之俄文版，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在新聞世界中，其風頭之健，布里日尼夫、柯西金和葛羅米柯輩固顯得暗淡無光，即美國國務卿吉辛加氏亦相形見絀。但蘇氏悲劇之最近一章——被遞解出境——亦是從此開始。

「勞改營的真相」早就是呼之欲出的奇貨，而今其俄文版業已在巴黎印出的消息一旦傳出，於是，蘇茲尼辛其人其書便立刻在世界新聞圈中掀起了高潮。這種「高潮」當然會使克里姆林宮感到苦惱。而使蘇共頭目們感到更苦惱的是兩個廣播機構對俄語聽衆之廣播。在該書出版之後的第六天，設在法蘭克福的「自由之聲」即開始廣播該書之全文；而設在接近東歐地區的「美國之音」亦開始廣播該書的大綱。這就造成蘇氏對蘇共當局最嚴厲、最直接的挑戰。

早在赫魯曉夫垮台之後、蘇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蘇共當局即已打算處理離經叛道

者蘇茲尼辛的問題，而現在則非積極處理不可了。除策動其東歐附庸國家助威之外，從去年十二月底起，蘇聯的各類報紙及廣播機構便天天對蘇氏進行攻擊。此外，蘇共特務機構並策動各色人等直接電話蘇氏而向之進行恐嚇。在這類電話中，有一個係來自一間殯儀館，而問蘇氏家中是否有人出殯。這種神經戰進行約摸兩個禮拜之後，蘇聯作家協會（蘇氏雖曾是會員，但早已被開除）的高級負責人米卡克夫（Sergei V. Mikalkov）氏以半官方的姿態在莫斯科電台發表廣播說，對蘇氏進行嚴厲的攻擊，並要求蘇氏離開蘇俄。

俄羅斯人對其故土的眷戀之情實較世界許多民族為重。蘇茲尼辛的感情恆顯示：他寧可在蘇俄過地獄生活，亦不願到外國流亡。在一九七〇年他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之後，蘇俄當局會表示同意他前去領獎，但他卻不肯前去。因為他知道這是一「計」；他只有去的路，而無回來的路；他將會一失足成爲千古恨，永無再回俄國的可能了。但「黃巢殺人八百萬，在數的難逃。」他似早已注定了在外國流亡的命運，自然無法在俄國終其天年。

今年二月八日，蘇俄國家檢查官公署第一次發傳票傳召蘇氏到署接受訊問，但他卻置之不理，而宣稱蘇俄是一無法律的國家，沒有人有合法的權力向他發出傳票。二月十一日，同一檢查官公署再向他發出傳票，他仍拒絕接受，並且向致送傳票者遞交一書面的答覆。在該書面的答覆中，蘇氏寫道：「我們的國家被難以克服的無法的狀況統治多年了——向個人作了八年的誹謗和控訴——我拒絕你們傳召的合法性，我不會到任何的國家機構去接受訊問。」蘇氏進而挑戰道：「在要求公民服從法律之前，你們自己必須先得履行它。釋放被監禁的無辜者。懲罰那些製造大規模的謀殺和誑造罪名的罪犯。……」^①

在「勞改營的真相」出版之後，蘇氏即料定其遲早將會被逮捕。因此，他早就備妥一個布做的旅行袋，內放其日常應用之物，而準備隨時與來逮捕者俱去。在第二次拒絕被召之後，逮捕行動必將隨之而至，此點蘇氏自然知道得很清楚。第二天蘇氏果然被逮捕了，但第二天下午，他卻突然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機場出現。原來蘇氏在被捕之後，曾被帶到莫斯科城內的一間監獄中，並且於當夜被審訊。在大半夜的審訊中，蘇氏一言不發，而任審問者胡說八道；蘇氏且拒絕進食，求死而已。但他這種人卻是死不得；在今日之蘇俄，沒有人敢擔他死的責任。第二天早晨，他被通知說，蘇聯最高蘇維埃已剝奪了他的公民資格，他即將被驅逐出境。當天中午他被強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個飛機場，並且被押上一架德國客機，等該機在法蘭克福降落之後，他才知道他被驅逐到德國。

俄國傳統上對付反叛者的辦法之一是將其充軍放逐到西伯利亞，或俄國境內的其他邊遠地區。列寧和斯達林都會過這種被放逐的生活；而在赫魯曉夫清算斯達林之前，蘇茲尼辛也有過這種經驗。近年蘇俄當局對付反叛者的辦法之一，是鼓勵或准許其出國考查或參加某種集會，而等到被鼓勵者離開俄境之後，蘇俄當局即武斷地宣佈將其護照吊銷，而使其成爲無國籍的海外流浪者。身受這種遭遇較近的例子是物理學家契理茲（Valery Chalidze）和生物學家梅德維狄夫（Zhores Medvedev）。前者於一九七二年剛到美國，其護照即被吊銷；而後者於一九七三年到英國後不久，亦遭到和前者同樣的命運。但最近蘇氏的經驗則與上述的兩類全不一樣；它幾乎是史無前例的。

在列寧去世之後，斯達林和托洛斯基鬥了幾年，最後終於把老托鬥垮、鬥倒了，但卻一時未能「鬥臭」，於是，斯達林想出來一條妙法：將托斯基遞解出境。時在一九二九。大概由於當時民航機還沒有今天方便的緣故，斯達林派了一隊秘密警察，而將托洛斯基押到土耳其邊界，然後向外一推，於是，在蘇俄革命史上的一代元勳便從此浪跡天涯。但托洛斯基是所謂「蘇俄革命史上的一代元勳」，是會比斯達林更有名氣的革命領袖，而在未將其鬥臭之前，斯達林雖然狠毒，亦不敢在蘇俄境內下其毒手。結果妙想天開，想出一史無前例的辦法，將其遞解出境。然而蘇氏只是一文學作家，手無寸鐵，他爲甚麼會受到與托洛斯基同樣的待遇呢？這得從蘇氏的生平說起。

（二）蘇茲尼辛的生平

蘇茲尼辛，俄羅斯人，生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完全是俄國「新社會」的產物。蘇氏係一遺腹子。乃父軍人出身，在帝俄軍中任中下級軍官，曾參與第一次大戰，且曾參與著名的但能堡戰役，幸未被俘，而在十月革命後不久，卻突然神秘地去世。蘇氏係由其母親扶養成，因此，他特愛其母親，也特愛俄國的土地，並且終於成爲一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其後他更成爲其兩任妻子的標準丈夫，及其四個孩子的可愛的父親。他中、小教育均甚正常。中

學畢業之後，他得機會進入羅斯多夫·昂·敦（Rostov-on-Don）大學，習數學。蘇氏雖自中學時代起即有寫作的興趣，且具寫作才能，但他同時卻具有很高的數學的才能；在其青年時期，其對數學的興趣尤過於文學。假定革命後的俄國「新社會」不新得太離譜時，蘇氏十分可能會成爲一數學家，但他終於以文學家顯。不過，在羅斯多夫·昂·敦大學期間的數學訓練對其後來寫作的生涯上卻不無幫助。假定蘇氏沒有很高的數學才能及數學訓練，「勞改營的真相」一書即十分可能地不會出現；即使會出現，其內容亦必甚爲空泛。關於此問題容後文再說，這裏不贅。

一九四一年秋希特勒侵俄之戰開始，其時蘇氏的學程已告一段落，於是他乃應徵入伍。他先在騾馬運輸隊任職，不久被調進一砲兵軍官訓練中心受訓，而畢業後被派上前線，任砲兵排長。

在其小學時代的後期，蘇氏已感到斯達林政治之殘暴，而其後的大整肅更使他對斯達林感到絕望。不過，在當時之蘇氏心目中，馬克斯主義仍是人類的福音，列寧仍是革命的導師和典範；而蘇俄政治之所以表現爲殘暴者，不過由於斯達林之作風離經叛道而已。在「羅大」期間，蘇氏曾先後發端兩個心願：其一是揭露斯達林的罪行；其二是探究第一次大戰初期，特別是在但能堡戰役中，俄軍所以迅速瓦解的原因。真是天從人願，對於這兩件工作，後來他都如願以償。具體地表現爲償其前一心願者是「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病房室」（The Cancer Ward），當然，更重要的是其金字塔的巨著「勞改營的真相」。表現爲償其後一心願者是其較不重要的著作「一九一四年八月」（August 1914）。自其幼小的時代起，蘇氏即帶有相當濃厚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色彩，秉着俄羅斯傳統的神秘主義的情操，以及東正教傳統所給予他的使命感。因此，自從他認定蘇聯革命的果實已被斯達林所竊取，以及斯達林的極權統治大乖俄羅斯民族的想像之後，揭發斯達林極權統治的黑幕即成爲其人生所不可推脫的使命。在希特勒開始進攻蘇俄之時，蘇氏已是二十三歲，並且隨即從軍入伍，會親眼目睹蘇軍潰敗的慘狀，其慘敗的情形益發使他相信斯達林集團及斯達林主義之墮落。他非得有所作爲不可了。但在戰爭尙吃緊的年月，他卻無可如何。在一九四四年春，圍攻希特勒的戰爭接近尾聲之時，蘇氏開始着手其揭露斯達林暴政黑幕的工作了。

一九四四年春，在德國前線，蘇氏寫信給其一同窗老友，而商量如何進行揭露斯達林暴政黑幕的工作，但不幸這封信落入蘇軍政工人員之手，蘇氏遂被逮捕入獄。其在獄中的遭遇具見於其「勞改營的真相」一書中，這次的獄中生活竟長至八年之久。

在體驗地獄式的監獄生活期間，蘇氏開始反省馬克斯主義及蘇俄布爾希維克統治的全盤問題，他逐漸對列寧感到失望了，而認爲列氏是蘇聯暴政的始作俑者。在一九五二年，斯達林去世後不久，蘇氏之獄中刑期告一段落，乃被改變爲流放刑，而從此開始過典型的蘇維埃式的勞動改造生活。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發動清算斯達林的運動，並大放全蘇的囚犯，蘇氏亦因而獲得「自由」，至少是有限度的自由。

在八年的獄中生活和三年的流放生活中，蘇氏都曾竭力搜集並紀錄蘇俄監獄的制度及各種恐怖事實。當時他有一信念：他必然有一天會脫離監獄的控制，並能獲得機會揭露蘇俄監獄的真相。在學生生活時期，蘇氏也和其同時代的蘇俄青年一樣，對宗教並無多大興趣，但在漫長的獄中生活中，他竟逐漸變成爲一虔誠的東正教徒。

在其獄中生活的初期，爲作將來的參考之用，他曾將其親身經歷以及其所能訪求到的每一有關蘇俄監獄或勞改營的事實紀錄在冊頁上，但稍後他即發現此法不妥。而在這同時，他發現他可利用其數學的才能及數學的訓練設計一種憑記憶記錄的辦法；雖千百條事件、人名、地名，他都可以井井有條地納入其記憶，而不會遺忘。於是，他乃盡毀其冊頁上的紀錄，而全憑腦海記憶。後來「勞改營的真相」一書中所描述者，多係從其記憶中所展出。

蘇氏一九四四年被捕入獄，獄中八年，流放三年，迨一九五六獲得「自由」之時，已經三十八歲了。當時蘇氏之所以能獲得「自由」，如前述，乃係拜赫魯曉夫「非斯達林化運動」之賜，因此，當其自地獄生活「還我人間」之時，亦正是蘇俄知識份子、學術界、思想界、文藝界、藝術界在蘇俄史上最自由的一段時期之開斯。這時蘇氏沒有心思追求婚姻和家庭，而是迫不及待地發抒其悲憤之思情。他先後寫出「第一圈」等小說，且獲得在蘇俄出版。但好景不常，時代轉入六十年代，赫魯曉夫垮台，蘇俄的政治景色又轉入暗淡。這時蘇氏想到婚姻家庭的問題了。不久與一年青的寡婦雷逝托夫斯卡雅（Natalya Reshetovskaya）結婚，後因情感不睦，終於離異。今之納它利亞（Natalya）乃是蘇氏生平所遇到的第二位

紅顏，少蘇氏二十一歲，即最近携子自莫斯科赴西歐與乃夫共度流亡生活者。

(三) 蘇俄的反叛集團

在上述蘇氏的生平中，係偏重於敘述其作為反叛的作家之一面。但自從赫魯曉夫垮台後，在蘇俄的智識份子圈中又有行動十分積極果敢的反叛份子集團或叛教份子集團的出現。這裏所謂叛教份子係指叛離馬列教而言。在過去十多年來反叛活動中，蘇茲尼辛係最主要、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因此，在敘述蘇氏之作爲反叛作家的一面之後，而對其作爲反叛集團中活動份子的一面故不能不順便一提。

蘇聯知識份子圈中反叛人物的存在本是很久以來的事實，但他們之逐漸能引起蘇聯羣衆之注意、同情、欽佩，以及在蘇聯社會中具有影響力，則係赫魯曉夫開始「非斯達林化」運動以後的事情。如無赫氏歪打正着的清算斯達林運動，這般人盡是勞改營的囚犯，根本沒有著作和發表言論的機會；既無著作和發表言論的機會，自不能對蘇俄社會產生影響力。儘管他們內心中都具有強烈的反叛之念。在赫魯曉夫當政期間，反叛份子多認爲，在相關於蘇俄的內政問題上，赫氏係可以爲善的人物。因此，他們的反叛活動並不積極。但自赫氏垮台後，在布里日尼夫和蘇斯洛夫^③鞏固控制之下，蘇共的暴政雖未返回到斯達林的程度，但卻將自由化的列車停止，並採取種種步驟積極限制知識份子的活動，使一度相當活潑的空氣又爲之窒息。此所以反叛集團會迅速地形成者也。但蘇俄今之所謂「反叛集團」也者，並非有一甚麼樣的全國性的組織。而在另一方面，從諸多跡象上看，在衆多的反叛人物的背後，若干小規模的組織應是早就存在的。至於此等小規模的組織內幕如何，連蘇俄的祕密警察尙且不甚了了，外人自不得而知。^④

在被廣泛冠以「反叛份子」頭銜的諸人物中，他們彼此所對蘇俄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態度並不都是一樣，其對蘇俄政權反叛的程度也不完全一樣，其對西方的態度亦並不完全一樣。由於蘇茲尼辛係當今俄人中最著名及最具影響力的反叛份子之故，這裏我們可以舉幾個包括蘇氏在內的著名的反叛份子對此一問題加以說明。

在當今蘇俄衆多的反叛份子中，蘇茲尼辛，沙克羅夫(And D. Sakharov) 梅德維狄夫(Roy Medvedev)等三人是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如所周知，沙克羅夫是一卓越的物理學家，被視爲蘇俄氫彈之父。梅德維狄夫係著名的史學家，且被一般地視爲馬列主義者的史學家，以「讓世界裁判」一書而著名於世。三人都視斯達林的暴政爲萬惡，三人都希望蘇共的統治能够自由化，並且都以其自身的影響而促進蘇共統治的自由化。除此之外，他們就沒有多少相同了。

直到現在爲止，梅德維狄夫仍自認是一馬克斯主義者；他對馬克斯主義具深切的信仰。他深信：第一、科學的馬克斯主義必會爲蘇俄和人類帶來幸福；第二、蘇共遲早會返回到純正的馬克斯主義之正軌。沙克羅夫雖從來就避開討論馬列主義是否應該被取消的問題，但從其零碎的談話和透過書面性的主張中，他顯然帶有西方自由主義者的色彩。蘇茲尼辛則早就斷言：假使想使蘇聯的暴政轉化爲合理時，則此一暴政背後所依據的哲學必須加以改變。那就是說，馬列主義必被取消。在去年九月五日其致蘇聯諸領導人的一封信中，他即明白指出，馬克斯主義是一種外來的乖謬之物，除會帶來並且曾經帶來嚴重災害之外，不能對俄羅斯社會起任何積極的作用。此外，上述三位著名的反叛者在對如何促進蘇俄政權自由的手段上所持的見解亦頗不相同。譬如去年秋天三人曾公開辯論，關於美蘇之間關係的「緩和」問題。沙克羅夫和蘇茲尼辛二人的意見一致，他們都主張美國對蘇聯國內的政治問題至少亦應持一種間接干涉的政策；他們反對美國放寬與俄國之間的貿易，除非後者在政治的自由化上能有積極的表現。但梅德維狄夫則不主張美國干涉。原因是，美國干涉的結果反而會使蘇俄的統治者變本加厲其暴政的措施。不過，三人之不同儘管有如上述，但他們卻都是反叛者，他們都勇敢而不顧生死地反抗今之蘇俄的暴政。梅德維狄夫是反到馬克斯主義純正性之出現爲止，而蘇茲尼辛則是一反到底；連馬克斯主義的毛也不留一根。在相關於馬克斯主義的問題上，沙克羅夫常常是意在言外，他既常表示嚮往西方型的民主社會，則馬克斯主義之應該被取消固不在話下。

除經常搜集材料而寫作其揭露蘇聯暴政黑幕的小說之外，在另一方面，蘇氏也和沙克羅夫及梅德維狄夫等人一樣，經常參與實際的反叛活動。在過去數年中，除參與被蘇聯當局視

爲反叛性的遊行抗議活動之外，蘇氏並常常接見西方記者發表談話或發表書面性的聲明，而藉以抗議蘇俄當局的某些乖戾行爲。早在其巨著出版之前，他既已常常遭到蘇聯當局的恐嚇，但由於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之故，因此，他從不會對任何恐嚇低頭，亦從不會停止其反叛活動。去年秋天某日，當對其恐嚇已發展到極其嚴重之時，他向西方記者發表談話說（大意）：他現在的身體很健康，決不會生病；他最近也不開車，決不會有開車出禍之事。而假定他突然死亡時，那必是爲蘇聯當局所謀害。他最後表示，他決不屈服，決不停止其反抗蘇聯暴政的活動；他準備接受蘇聯當局的任何挑戰，他並且準備隨時付出他的生命。

註①若照書名之原意繙譯，讀者將不容易領會；筆者係就「The Gulag Archipelago」一書之主要內容，而將之譯作「勞改營的真相」。

②蘇氏會將此一書面的回答事前複製若干份，而迨傳召人員離去後，蘇氏乃將其餘的份數分送給諸西方記者。

③蘇斯洛夫係正統的布爾希維克份子，是目前蘇共中央主席團中年歲最長者。他恆被世人稱爲蘇共的理論家，但此人卻長於陰謀，赫魯曉夫即垮於他之手。他因體弱多病，在赫魯曉夫垮台之後，他担任第一書記。不過情形儘管如此，他卻是蘇共領導集團中除布日尼夫外最具權威的人物。今之蘇共所以仍具有相當濃厚的教條味、以及所以反自由化之道而行者，一多半係受此人的影響。今後如有可能獲得進一步之自由化時，必得先有另一赫魯曉夫起來清算此人和布日尼夫。

④儘管在第二次大戰之後，許多旅居意大利、奧地利乃至旅居法國的反共俄人，被斯大林運用外交手段，強制返回蘇俄，且多半遭到毒手；但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利用種種方式逃來西歐的俄人，據熟悉這方面情形的人估計，仍有數十萬人之多。據估計，目前旅居巴黎的反共俄人約在三、四萬人之間。巴黎俄文出版社的工作亦甚活躍。去年冬，蘇氏一表示允許其巨著之出版，巴黎的YMCA俄文出版社便很快地將之排印成書，而蘇氏去年九月五日致蘇聯領導層的信，最近亦係由巴黎的俄文出版社先行出版。可見這些活動的背後是有組織的。

蘇茲尼辛著

甘冰譯

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續）

四、俄國的東北

對我們來說，這兒還有一線額外的希望。在我前面提到的科學家議論中，還有一個特殊的保留。那就是：對所有民族來說，現在最寶貴的財產是地球。地球，是人們賴以居住的空間；地球，是生存環境的極限；地球，覆蓋着我們深埋的資源；地球，是萬物生長的肥沃土壤。不過，對土地產力的預測，前景也是黯淡的。就整個地球平均來說，地力已經用到頭。不管土地產力有什麼增長，到了公元二千年都要消耗殆盡。即使農業生產能增加一倍，（當然，不是靠我們，不是靠集體農莊。）土地產力按整個地球平均來說，到公元二〇三〇年仍然會被消耗掉。但是有四個幸運國家，甚至到今天還有大量的土地沒有開發。這四個國家是：俄國（這不是失言，我所說的正是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巴西。

俄國要贏得時間，獲得自救，它的希望也在於此。在我國東北部的廣袤上，四個世紀來，由於我們邁步不前，才免受我們錯誤的殘害；這兒我們可以從頭開始建設：不是建設貪得

無厭、毫無意義的「進步主義」的文化，不是的；是在那兒建立一種穩定的經濟，不要什麼麻煩，也不用什麼拖延，讓人們第一次根據穩定經濟的原則和需要在那裏安家落戶。這空闊的原野將使我們有希望，不致於在西方文明的總危機中毀掉俄國。當然，有許多土地和我們更加接近，只是由於集體農莊的經營不善，已等於烏有。

讓我們不存任何教條主義的先入之見，回想一下斯多里賓的說法吧，並對他的話作出適當估價。一九〇八年他在舊俄國會中曾預言道：「土地是我們未來力量的保障。俄羅斯就是土地。」在關於阿木爾鐵路的問題上，他說道：「如果我們一直昏睡不醒，讓外來的血液經營這些土地，那麼到我們一覺醒來時，它們也許僅僅只在名義上還屬於俄國。」

今天，由於和中國對抗，上述危險正在蔓延，事實上已威脅到我們的整個西伯利亞。兩種危險混在一道，但幸好有個一箭雙雕的解決辦法正擺在我們面前：那就是拋棄僵化的思想意識，它從軍事上、經濟上都威脅要致我們於死命。擺脫那些異想天開的全球性使命吧，讓我們集中全力，按照穩定的非發展性的經濟原則，開發俄國的東北，即歐洲部份的東北、亞洲部份的北部、以及西伯利亞斷層的本部。讓我們不要心存奢望——不要加速大動亂的到來，這個動亂也許正在成熟，也許就要在西方國家中發生。這樣的希望是要幻滅的，正如四十年代我們寄托於中國的希望一樣。如果西方創設了新的社會制度，可能它對我們比現行的西方制度更為嚴厲、更加對立。讓阿拉伯人自顧自吧，他們有真主，他們的問題自己會解決。我們也不要去看南美洲的閒事，誰也不打算佔領他們。也讓非洲自己去摸索一條獨立的道路，建設國家、培育文明，只不過要祝願它們切勿重蹈「不斷進步」的覆轍。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盡忙着世界革命，要把我們的影響範圍擴大到東歐和其他大陸。我們孜孜不倦地按照思想意識的原則，改革農業、消滅土地所有者階級、掃除基督教的信仰和倫理、進行徒勞無益的空閒競賽，武裝自己也武裝別人——只要他們需要，什麼時候都可以——一句話，樣樣都插手，就除了發展和照料我們的主要財富，我國的東北。我們的人民不會住到空開去，也不會到東南亞或者拉丁美洲去生活。是西伯利亞，是我們的北部，才是我們的希望和我們的倉庫。

可以說，即使在這些地方，我們也已經弄了一大堆，建設了一大堆。但是，我們建成的

卻遠比我們殺害的少得多，例如從塞爾哈德到伊蓋爾卡的「死亡之路」就是這樣。（不過，我們還是不要重覆那些集中營的故事吧。）沿着貝加爾湖周圍造鐵路，結果被洪水淹沒；毫無意義地讓鐵路環道穿過叢山，結果只不過是使野草被燒焦；把紙漿廠建設在貝加爾湖畔或者塞林加河上，結果利潤快、中毒也快——如果還是這樣建設的話，那麼我們還不如再等待一下更好。根據本世紀的建設速度來看，在我國東北的步伐算是很小。但我們今天可以說：唯其步子小，我們才多麼幸運。因為我們現在可以從一開頭起，就根據穩定經濟的原則，合理地進行一切。當前，「步子小」仍然是個運氣。不過，要不了多久，這樣小步子也同樣是個災難。

我們已失去了一半人口

自從一九二〇年迄今的半個世紀，我們一直驕傲地（也是正確地）拒絕讓外國人開發我們的天然資源。——看起來頗有點像愛國情感的蓓蕾。但是我們卻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向前推，浪費愈來愈多的時間，如今正當全世界都告能源枯竭之際，我們這個超級工業大國，卻像什麼最低下的落後國家，突然要邀請外國人來開採我們的礦產財富，這該是多大的諷刺！而且為了償還代價，我們還提出讓他們拿走我們的無價之寶，西伯利亞的天然氣。爲了這一點，我們的孩子們不到十年光景，就會咀咒我們是不負責任的浪子。（我們本應該有許多其他的好貨品進行交換。如果我們的工業不是主要建築在……意識形態上的話。思想意識又一次成爲我國人民的攔路虎。）

要不是我國人民在二十世紀所身受的痛苦，遠過於世界上其他民族——我是這樣相信的——那麼當全世界都陷於困難之際，單單提出一項只拯救我們自己的決策，那我將認爲是不道德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罹難的人們以外，單單由於內戰和騷亂的結果，也就是單單由於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要在國內消滅「階級」，我們已喪失了六千六百萬人口！這是列寧格勒以前一位統計學教授，I. A. 古爾甘諾夫計算出來的。你們如果需要，隨時都可以拿到這份資料。我不是受過專門訓練的統計人員，我不能承擔核實這項數字的任務。況且，所有我國的統計數字都是保密的，他的數字只不過是間接計算而已。但不管怎樣說，已經有一億人不存在了。（恰好就是一億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所預料的一樣！）不管打不打仗，我們都已

喪失了我們應有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差不多是現有人口的一半！有那個國家人民會付出這樣昂貴的代價？在這樣重大的損失以後，我們不妨讓自己稍為奢侈一點，正如一個病人在害了一場大病後，要休養下一樣。我們需要治療我們的創傷，使我們國家的體魄和我們民族的精神得以康復。在我們為整個地球操心以前，讓我們先取得精力、理智和勇氣，把自己家裏先整頓就序。

而且又是一個巧合：這樣做只會使整個世界得到好處而沒有壞處。

可以提出另外一個道德上的異議：即我國的東北不完全是俄羅斯的。我們征服它是樞歷史上的罪孽。許許多多當地的居民都被我們消滅了，（當然，跟我們自己新近的自相屠殺相比又算不上什麼。）剩下的人則受到我們的蹂躪。不錯，情況確係如此。那是發生在十六世紀，現在不論我們做什麼都無法挽回了。打那時候起，這一片無盡頭的廣袤就一直很少人口，也可以說渺無人烟。根據人口調查，整個北部的居民總計十二萬八千人。稀稀落落地分散居住，距離很遠。我們要開發北部，絲毫也擠不了他們。與此相反的是，我們現在自然而然地在扶養他們，維持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並不尋求單獨的命運，事實上他們也尋不到。在我國所面臨的一切種族問題中，這裏的問題最少，可以說幾乎不存在問題。

因此，這兒就是我們的出路：（我們愈是早一天走上這條道路，就愈加收效。）即把國家的注意力從其他遙遠的大陸、甚至從歐洲和我國的南方轉移過來，使我國的東北部成為整個國家活動和安置的中心，成為年青一代遠大抱負的焦點。當然，這樣的轉變，將使我們不得不遲早撤出我們對東歐保護性的監視。而且毫無疑問，任何鄰近民族也都不會被強制保留在我國的境界內。

五、向內而不是向外發展

轉變我們注意力和奮鬥的中心，所牽涉到的當然不僅僅限於地理角度。不僅是從國外的廣大土地轉向國內的廣大土地，而且也是從外部的問題轉向內部問題。——一句話，在一切意義上都從向外轉為向內。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學校，民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的經濟，所有這些方面的實際情況，而不是表面情況，都要求你們作出轉變。

天空中的吼聲震耳欲聾，令人無法休息，不能安睡，神經崩潰

讓我們從後一個問題談起，先談農業。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軍事上如此強大，外交方面成就輝煌，經濟上卻會陷入絕境，捉襟見肘，走投無路，可真是個叫人無法相信的大笑話。我們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不是靠智慧，而是靠數量，也就是依靠大量浪費人力和物資。我們所創造的每件事物，償付的代價遠超過它本身所值。但是對這樣的消耗國家竟視若無睹。我們的「意識形態化的農業」已成為舉世笑柄。由於全球性糧食匱缺，我們的農業也很快會成為世界的負擔。飢荒在世界許多地方蔓延，而且由於人口過剩、土地稀少，以及由殖民主義所引起的各種問題，飢荒將更加猖獗。換句話說，人們生產不出糧食，至於應該能生產糧食的我們，卻生產不敷，或者說只要受到一年乾旱，就心驚膽戰。（農業生產的歷史不是告訴我們，有七年連續乾旱的事例嗎？）所有這一切，都起因自我們不肯承認集體農莊失敗。多少世紀以來，俄國一直是出口糧食的。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們每年要出口一千萬噸到一千二百萬噸。可是在建立新秩序後的五十五年，以及集體農莊制度大吹大擂地實行了四十年，我們卻被迫每年進口二千萬噸糧食！真叫人慚愧！——是我們恢復理性的時候了！多少世紀以來，鄉村會是俄羅斯的主要依靠，現在它反成了俄國的致命傷。幾十年來我們汲乾了集體化鄉村的元氣，使它自暴自棄、陷於絕望。現在我們終於開始把財富還給它，償付公平的代價——可是為時已晚。對農村工作的興趣和信心都已枯竭了。正如老話所說：『如果得罪了人，用錢是買不回来的。』眼看世界性糧食恐慌就要到來，我們只有一個辦法能填飽人民的肚皮。那就是放棄強制的集體農莊，只留下自願性的。在我國東北部無垠的廣袤上，建立新的農業制度，（當然，要化不少錢。）使它能以自然的經濟速度養活我們。既不要讓黨的鼓勵人員潮湧而至，也不要從城鎮動員大量勞動力。

對於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和龐大的政府機構的實際情況，我相信你們是一清二楚的。（根據你們所發佈的法令，一望可知。）人們對待公務職責，只不過敷衍了事，毫無熱忱，能夠欺騙就欺騙。（他們也都是被迫如此。現在工資太低，誰也沒有那麼大體力，那麼長的壽命，能單靠薪金維持生活。）每個人都想辦法少幹活多賺錢。如果整個民族的情緒是這樣，我們要化多少時間才能扭轉形勢，挽救我們的國家呢？

可是毀滅性更大的卻是伏特加。這也是一樁你們心中有數的事情。你們不是為此頒佈過法令麼？——但又能改變些什麼呢？只要伏特加酒是國家歲入的重要項目，那就什麼也不會改變，我們只不過是繼續摧殘老百姓的臟腑罷了。（當我被流放時，我曾在一個消費合作社裏工作過，我清楚地記得，伏特加占我們銷貨金額的百分之六七十。）

只要想起人們的道德水準、精神狀態，人與人間的關係和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那麼我們所取得的一切物質成就，不論如何吹噓，都是十分渺少而毫無價值。

當我們從地理的意義上，著手開發東北；並按照經濟的意義說，建立所謂穩定的經濟，並當我們認真解決各項技術問題時，（包括建築、運輸和社會組織。）我們必須認識到，上述各個方面所固有的道德範疇。在整個過程中，包括每個階段和每個構成部份，人民的體魄和精神上的健康，都應該是我們活動的中心。

在嶄新的地域裏建設我們大半個國家，可以促使我們避免重犯二十世紀那些災難的錯誤，例如工業、道路和城市方面的錯誤。如果我們停止為當前短期的經濟需要化力氣，而是為我們的子孫着手創造一個空氣新鮮水源清潔的樂土，我們就必須放棄多種只能導致毒物廢品的工業生產。你們說，軍事義務決定一切？但我們的實際軍事承諾只不過是我們裝出樣子的十分之一。或者不如說，我們是在下死勁地逞強攬事，硬說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有我們的利益。在下半個世紀，我們真正的軍事需要將是保衛國土，防止中國的進攻，而且最好是根本不跟它打。把東北建設好，也是對中國的最好防禦。地球上再沒有別的人會威脅我們，也沒有會進攻我們。就和平時期而言，我們的武裝已超過我們的需要好多倍。我們製造大量的軍械，並且不斷使它們更新。我們還訓練了大量超過需要的軍事人員。不管未來情況如何，等到軍事上有需要時，他們早就過了服役年齡啦。

除了中國這一邊，我們在很長時期內，從各方面都有充份的安全保證。那就意味着在很多年內，我們都可以大量削減軍事投資，把節省下的資源投入經濟方面和重新組織我們的生計。因為由技術發展所引起的毀滅，其威脅性也不亞於戰爭。

現在也是廢除義務兵役制的时候了，讓俄國的青年免除這項任務，在中國、或美國、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國都沒有徵兵制。我們維持這支軍隊，其目的是為了在軍事和外交上逞強

——為了威望和炫耀，也為了向外擴張。如果我們打算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獲得自救，我們就必須放棄擴張。此外，我們還有一種錯誤的概念，以為要把年青一代培養成有用於國家的人，就必須讓他們在軍營裏磨煉幾年。即使是大家一致公認，每個人都必須到軍營裏走一趟，否則就沒有國防力量，即使如此，那也可以大大縮短服役時間，並使軍隊「教育」人道化。在現行制度下，作為人來說，我們心靈上所失去的東西，遠比我們從上述虛有其表炫耀中所獲得的東西多得多！

削減軍事力量，還可以使我們把天空從飛行艦隊的吼聲下拯救出來。成日成夜，無時無刻，這些艦隊都毫不間斷地在我們廣闊的土地上飛行和演習。它們突破了隔音裝置，粉碎了成千上萬人的日常生活、休息、睡眠和神智。當它們在人們頭頂上尖叫地飛馳過時，真叫人頭痛欲裂。（我國所有的大人物，都禁止在他們鄉村別墅的上方飛行。）這種飛行活動已經搞了幾十年，跟拯救國家絲毫無關。完全是白白浪費能源。把健康的寧靜還給俄國吧。沒有健康的寧靜，你就無法培養出健康的人民。

到現在為止，我們有一半人口注定了要過城市生活。城市生活是完全違反自然的——我相信這一點你們完全同意，而且沒有一人例外。因為每到晚間，你們就會不約而同地躲開城市，逃到鄉間的邸宅裏去。按你們的年紀來說，你們也該記得我們古老的鎮市——為人們、馬匹和狗羣所建立的鎮市——，而且還有電車。那些鎮市多麼富於人情味、是多麼友善、安適的地方啊。冬天，皚皚白雪覆蓋着它們。春天到了，花園裏芬芳撲鼻，透過籬笆流溢到街上。幾乎每個人家都有座花園，很少有一幢房子超過兩層樓高——那是最適合於人們居住的高度。這些鎮市的居民都不是流浪漢，用不着一年搬兩次家，以免他們的孩子遭受地獄的焚燒。一種小型的而不是害「巨大症」的經濟，儘管高度發達，但在技術上卻許可，也是必要的，按照老方式建立新的市鎮。而且我們還可以在通道口設立路障，只准馬匹和用蓄電池開動的機器通過，而禁止內部起氧化作用的毒性裝置通行。如果有什麼人在過十字路口時想鑽地道，那麼就讓車輛過地道，而不是讓上了年紀的人、青年人、或者病人。

但願共產主義的超級大國不開戰端

當我國東北的冰雪融化時，就讓這樣的城鎮來裝飾它吧！不要再在空閒探索上化那麼多

資金了，把錢用在溶解冰雪上！

說真的，那些古老的俄國市鎮還有另外一個特點，精神上的特點，它使人們感到那兒的生活愉快，即使受過最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而且它還意味着人們無需緊緊擠在擁有七百萬人口的首都。許多省份的城鎮——也不僅僅限於伊爾庫茨克、托木斯克、沙拉托夫、葉諾斯拉夫爾、喀山、還有許多別的城鎮——全都是獨到之處的重要文化中心。但在今天說來，不能想像我們會允許在莫斯科以外，還有任何獨立의思想和活動中心存在。甚至彼得堡也失去了昔日的光輝。曾經有個時候，在維辛尼·伏努契克這樣小地方，也會出版一本無可匹比價值極大的著作。——能否想像我們的意識形態會允許這樣的事現在發生？眼下對人們內心生活的各種形式集中化，荒誕不經，無異乎精神謀殺。如果沒有上述六十到八十個城鎮，俄國就不能作爲一個國家存在，而只能是某種杯盤狼藉的殘羹剩湯。因此每一步、每個方向，又都是意識形態在妨礙我們建設一個健康的俄國。

一個人思想上和情感上的狀態，跟他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一起。如果某人被迫駕着履帶式拖拉機或者巨大輪胎的卡車，開過不適用於行駛的野草間道或鄉間小路，他因此就把沿路弄得一團糟；或者爲了謀求私利，發狂的敲煤塊，天剛亮就把全村子鬧醒；這樣的人要不是殘忍，就是不近人情。還有無數醉漢和流氓，每當夜晚或下班以後，就出來調戲婦女，這樣的事已屢見不鮮。如果警察對付不了他們，那麼號稱是代替倫理道德的思想意識，更拿他們沒辦法。由於我曾在鄉村和城鎮的學校裏工作過相當長時間，我可以自信地說一句，我們的教育制度是蹩腳的教師和低能的教育者，它只能浪費我們年青人的童年時代，糟踏他們的心靈。一切都出自於組織，學童們根本沒有理由需要尊敬老師。只有當最優秀而確實勝任的人才獻身學校事業時，教育才能獲得真正效果。爲了達到上述目的，我們必須支出巨大的精力和資金，——大大增加教師的薪酬，並提高他們的地位使他們免受屈辱。就目前來說，師範學校在所有學校中聲望最低；一般成年人都以擔任教師職務爲恥。就像蒼蠅聞到了蜜罐子一樣，學校的畢業生都爭先恐後地朝軍事電子方面鑽——難道我們這一千一百年的歷史發展，就是爲了探索怎樣才能絕種麼？

我們的未來公民，既不能從學校裏學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也不能從自己的家庭裏獲得

什麼。我們總是拿男女平權和幼兒園來吹噓，但是我們隱瞞了一個事實：即這一切，只不過是作爲我們毀滅家庭的代替物。男女平等並不意味着婦女也應佔據和男人同樣數目的工廠工作和辦公室職務。只不過是所有這樣職位在原則上應同樣向婦女開放。在實際執行時，一個男人的工資應該能養活兩個到四個孩子家庭，而無需女人再賺一份工資收入，在本身的辛勞和煩惱之外，還設法貼補家用。爲了五年計劃，並爲了獲取更多勞力，我們從來也沒有付給我們的男人以應得的工資，結果是損害並毀滅了家庭。這是爲五年計劃所償付的可怕代價之一。

眼看我們的婦女，推着一車車沉重的石頭鋪路，或者沿着鐵路線鋪設軌道，有誰不感到恥辱和同情？當我們目睹這些景象時，還有什麼話好說，還有什麼疑問存在？爲了讓我們的婦女從奴役下解放出來，有誰還遲疑不肯放棄對南美革命者供給經費？爲了拼命取得資金，幾乎任何範疇的活動都被忽視，而代之以苦工和苦撐。即使空閒的時間也不例外，雖然所謂空閒也只限於電視、紙牌、骨牌、和變不出新花樣的伏特加。如果有人閱讀的話，要麼就讀體育故事或偵探小說，要麼就是看報紙上意識形態的老調。難道這當真就是那誘人的社會主義兼共產主義，爲了它人們獻出自己的生命，爲了它六千萬到九千萬人死於非命？

作爲一國的人民來說，內部增長的需要對我們遠比向外擴張勢力重要。整個世界歷史表明，創建帝國的人到頭來精神上總要吃苦。建立偉大帝國的目標向來是跟人民道德的健康相對立。只要我國人民陷於道德紊亂，而我們自認是人民的兒子，那麼我們就不應再大膽冒昧地創造國際任務，並爲此承擔代價。

正當我們即將對地中海下手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考慮，放棄我們對地中海的遠大抱負呢？不過要做到這一步，我們首先得放棄我們的意識形態。

我們所繼承的思想意識，不僅腐朽不堪、陳舊過時，而且即使在它最流行的時候，它的種種預言也統統錯誤，它壓根兒就不是科學。

那夜

●序場

介紹字幕剛剛隱去，一座島便湧現；驟然，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劇烈奏鳴。一座島。是的，一座島，冰雪一般散發出光亮。海洋之水無力潺流，偶爾發出的聲響，彷彿是生命的嘆息，彷彿是劫後的呻吟……

十字架半傾。底下是一頭狼的屍軀。不遠處是一株枯樹，樹梢僅有一片凋黃的葉。音樂倏地轉變；蒼老的新禱响起。之後，砲聲是春雷……銀幕是原色的紅。

●A

夜。某市。無月。僅有一顆星子懸在北天，像全黯黑的斗室中唯一的一盞殘燭。

街燈是枯樹，在他此刻的眼中，有燈光的地方必有蛾，蛾是心甘情願投火的。

紅燈！汽車引擎猛然刹住，如擴音器傳出的刮劃玻璃聲，令人悚然。紅燈！亮！呵！呵！DCIRCLE。紅光反映在白衣上，如死光之色。白衣。少年。死光。他騎着一匹英駿的鐵馬，木然停下，直瞪着那紅色的圓……

●B

時間回復下午。

又是找不到工。是的找不到。爲什麼找不到。妳沒供我上大學。（兩隻臭虫。他與母親）那你想怎樣。不怎樣找到工我就搬出去外面住。哼找到找到你個死人頭你大哥呀不又都沒畢業現在卻是工程師了你呢我看你呀人是飯桶一個。嘻嘻親愛的媽我有LCE初級文憑特優甲等全校之冠的成績以前我可做校長現在倒糞都沒人要請媽找工作不是到街頭巷尾去拾垃圾那麼簡單做建築工友你又呱呱吵。（他父親放工回家，見狀，臭了他一頓。他有點忍不住了）媽我出去一會兒。那裡。找朋友。去去去去死吧沒一天看見你留在家幫手的只知一天到晚去量馬路。我有要緊事。有要緊事哼吃飯的時候你就會回來你有種就別回來呀。媽我不是要你答應只是告訴你一聲吧了。你這衰仔去去去死好了……

火山於是爆發。以克拉卡杜亞的震顫，他衝出屋子，餓着肚子，沒吃飯沒飯吃也不想吃。深吸了一口門外的氣，好些了，不然那古老的屋子會倒下來了……

●C

喇叭的鳴聲尖銳，四面八方而起。鏡子碎了，思憶之鏡碎了。他連忙提起麻木的脚架上脚踏車的踏板，向前衝去，心急的汽車恰好在他身後擦過。

他茫然走入戲院。偷自妹妹的撲滿底錢不想用來填肚子。他進去時電影剛剛開始不久，介紹字幕剛剛隱去，一座島湧現，冰雪般發亮。海洋之水無力潺流。推着時間的齒輪。十字架下有狼的屍軀。砲聲之後，騎士跪下。化爲銅像……

他忽然感到一陣寒冷。是電影院的冷氣，也是電影裏的冷……

●D

然後他感覺戲院天花板的電燈管裂碎，灑在他臉上，且發出一陣光……。他媽的戲院是給你睡覺的嗎……。他用手掌蓋住雙眼，上下揉擦，無言走出戲院。

●E

月亮忽然跑出來了。總不是好兆頭。月亮掉在地上。僵直。連同他的軀體，而脚踏車依然馳行若馬。不想回家？……今天不回家爲什麼不回家因爲悶結如瘤埋在心胸因爲

因爲心頭有顆計時炸彈嘍……他以極快的時速向前衝去，建築物彷彿被懼嚇似的倒退迅速，且連根倒退。風來自他瘦削的身軀……紅燈又亮在他前面汽車底反影鏡。紅燈！紅燈。他喃喃低吟，噢 REDD CIRCLE。這個城市不大，轉了幾彎竟到了自己的家，他不想回家。不要回家，不要不要！母親心藏身門後，手持巴冷刀……他踏得更快，又到了十字路口帶。疲乏逐漸蔓延，所有的建築物團團轉地向他圍來。

● F 紅燈剎那亮起。只有緩下緩下……。

剎車制失靈。斷了。

腳踏車載着白衣向前衝去。

向前衝去

終場

夜鼻尖號。白色的救傷車遠去。

夜鼻哀號……時間是晚上十時正。

紅燈又復亮。

——稿于開丹七三年十二月

方蘭君

黑髮挽得住否

在一年相隔起的烟霧裡，妳的影子真的是我記憶中一片朦朧如舊片的影子了。一整年沒相見，在這一整年裡，妳沒有找過我，或許妳已淡忘了我。或是偶爾在一個幽靜的夜晚，妳和心愛的人一起走着時，不經意的談起昔日和妳在一起的女孩，幾筆淡淡的輪廓自妳口中形成。妳或許會告訴身邊的人：啊，我對她的印象很不清晰了，最記記清楚的是她笑起來時有兩個酒渦。我記得妳和我第一次相識時，曾告訴我妳最記得是我的酒渦。妳和身邊的人走着，不經意的談着。天上一輪明月陌生的照過兩個曾在近打河畔踏青的女孩——如一個快速的電影裡的鏡頭，一閃便閃過妳的腦海，空白的又消失了。妳們又談別的事……而近打河呢，近打河依然靜靜的流。那片寧靜的天地，會伴着我們女學生的夢想。那時，沒有煩惱的淚水很脆弱，卻流得幸福。或許因為找不到煩惱，我們便自然而然的編織少女情懷裡的愛，那些黃昏味很濃的愛情故事點綴在天真的夢裡，竟也使我们痴然的神往起來。甚麼是憂愁呢？憂愁在我們心目中像一個垂淚的長髮少女，可以寫在詩篇裡讓人神往的。於是，我們也蓄意的讓長髮落肩，憑欄尋愁的把自己寫進淒麗的詩裡。出了學校以後，我才突然驚覺：近打河畔只是一片有着美麗的草木，幽閒的飛鳥，有雲，有流水聲的天地。在那兒，甚麼都不必談

，只談各種情懷，夢裡的情懷。但我怎能終日活在一個綠色的小天地裡呢？許多方向在對我招手，而選擇原是那令人困惑的一回事。我驚慌了起來，猛回首，妳已是歲月中的一個過客，離我多麼遙遠。我再也不能像在學校裡一樣，要妳陪我去辦公室找教師解答難題那般，要妳陪我找方向了。妳忙着妳的方向，我也忙着找自己的方向。這時，憑欄尋愁竟成爲一種奢侈的閒情呢。

想不到一年後的今天，能再次見到妳。我也是一直都很少想及妳啊；更不想和妳見面——應該說是害怕和妳見面。爲甚麼呢，我知道自己在妳面前，妳總有一份成熟的壓力蓋着我。有時我真不喜歡和妳在一起，但一旦在一起時，聆聽妳細談，帶着一份令人感到安全的深謀遠慮。那份安全感真舒適，使人想睡在其中，忘了一切煩擾人的外在聲音。此刻，想到就快見到妳，一剎那，那沉澱在心底下淡了一整年的感情，驕地跨越時光的激流環繞而來。我的感覺紊亂，是否有點接受不了這突然而來的撞擊呢？有一份兀突的美在我心中疼痛着。畢竟，我們曾經是一起編織過美的知音啊。我知道昔日對妳那份醉心的欣賞又甦醒了。走向妳走的地方，手心竟微微冰涼起來。啊，妳的眼睛對着我一直是太明亮。一直以來，妳都是一個最慈柔最照顧人的姐姐。一直以來，妳那樣讓我知道妳能做我不能夠做的事。妳替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讓我覺得妳甚麼都懂，我不懂的事妳都應該會懂。我走向妳坐的地方，竟有些戰戰兢兢。有時我真不喜歡妳啊，我真不喜歡那戰戰兢兢的感覺。

想不到見到妳時，妳會熟悉的望着我。妳不是已經有點陌生了嗎？妳卻「海」的一聲和我打了一個使我驚奇的招呼。那一個招呼多麼熟悉，熟悉到使我看見昔日彼此間的隨便。剎然，我又回到學校的日子裡，一大片遼闊的草地，在草地上爭拾黃花的兩個女孩……教室廊外的樹葉和鳥囀，落雨時讚美的嘆息。迴旋的曲調如唱片一般轉回昔日的鏡頭，一個接一個，帶着迷濛的清晰。我溢滿了忘形的興奮。心中那股受壓的感覺也沒有了。我開始覺得我們能把握一點不變的意變。妳仍是以前的妳，妳仍能用一份熟悉掩蓋過陌生的時空呢。妳仍是慈柔的小小的姐姐啊。我正患傷風，妳溫和的用手撫着我的額說：「來，讓我看妳有沒有發燒。」呵，溫暖的姐姐，我還記得我們以前在公園同行時，彼此爲對方想像以後的戀人，妳爲我選了一個「好看的、Protective」的男朋友，我還記得呢。

我也記得，妳一直是一個喜歡做媽媽的女孩。妳說媽媽很難做的；「但我還是喜歡做媽媽。」那神情，像要把自己身上的少女氣息撤下，那份堅毅像人魚公主主要拔去自己身上的魚鱗回復成人一般使人相信不是說着玩的。但我還是搖搖頭：「做媽媽好像不知要怎麼做呢，我喜歡做小小的妻子。我還是不要做媽媽先。」我害怕啊，我們都患了時間賜予的同一病症；我濃濃的感覺到身上的少女氣質註定會一天淡過一天，真想保護自己逃逸過時間那銳利的鏡子呢。到了最後，我們才協和要先做幾年妻子後才做媽媽。

其實，媽媽有甚麼好做呢，我自私的想着。如果能抓住一滴永恆的時光，定居在那兒，柔潤的容顏永駐，做一個永遠的新娘，被寵愛着，安寧又溫香，不是更好嗎？在這種夢想裡，時間的鏡子是我唯一的敵人。

我們談着，笑着，昔日無愛的歲月在談笑間回返，記憶的匣子打開，裡面的底片清晰。但不久，我發覺這兒有好些人進進出出的。我看見妳和他們也一樣有談有笑。然後，有幾個好的朋友也進來，妳和他們談得……唉，真像一個被包圍着的明星啊。妳的嘴角開漾着流行的笑意。我才知道，除了我這個好朋友，妳還有那麼多普通朋友的。當然，妳不可能再像在學校裡那樣，當我遲到時，妳獨自站在走廊上專心等我。如果妳遲到，我也會被一份孤獨和惆悵拉去等妳啊。現在我們都長大，有更廣的視野了。現在，現在即使我不在，妳也一樣能是一首流行歌曲了，一首流行歌曲，唱給衆人聽，讓衆人也唱着妳。也許我想得太過份了，但我的思想傷了妳也等於傷了我自己的感覺啊。到此刻我才又看到，我們昔日的時光已是飄泊而去的水手，不帶留戀的他在那一處失了踪影呢。迷茫裡，妳和我是岸上偶過的風景。妳雖然仍是我心目中的妳，但已不完全是妳了。

他們走了以後，我沉默了一會，妳望着我，若有其事的又問我：「說真的，妳喜不喜歡做媽媽？」

「我不知道啊，現在我怎能知道呢？不過，我很喜歡舒伯特的「搖籃曲」呢。唱着它來搖，一定很美。」我說。

「不能整天搖着它的呀，不是那麼容易的。」妳笑着說。

回到家，我有點悵然的想着妳的一些變化。我似乎不太喜歡妳，但仍會喜歡妳的吧。其

實，我真想把妳保在我心目中完美着。但一旦見了面，我便在喜和憂的波浪間浮沉着。這一刻我近乎雀躍的與不變的妳交談，另一刻我卻跌落憂懼的浪中直沉下去。我默默的眼波欲洗滌妳不美的變化——妳應該和我並立在紅塵之上的。而妳，妳與塵俗交際得那麼刺我的眼。妳善應變的詞令，在交際的談話裡，和他們一樣，帶着幾分俗味。啊，好像一個精明的大人，不像我小小的姐姐。

記得有一次我會對妳說：「我心目中有兩個完美的人，一個就是妳。」當然，那種小小孩的天地，沒有血沒有肉的宇宙裡只有一個他，和一個妳在那兒，沒有活人的氣息，虛幻一片。但我當時也以爲自己說的是心中話。妳嘆息說：「人沒有真正能完美的，是人的話就會有缺點。妳不要把我想到那麼完好，很容易會對我失望的。」

「但我就是覺得妳完美的，在我心目中妳一定會完美起來的。我喜歡一個便會這樣的感覺這個人。」我固執的說。

如今的我，是否會像以前的我一樣呢。呵，我在妳心目中一定也變了質了。離開學校以後，我便知道妳不是我唯一的方向，我生活在更多的方向和塵俗裡，很少想及妳了。偶爾，妳淡淡的影子會忽然間從一件會相識的物品中走出來。但我再像以前的假期裡那樣，一放假沒見面便擔憂：這麼久沒見面，妳是不是不喜歡我了。現在，當我重見妳，我會惆悵，會讓一段美的記憶暫時佔據我心靈。但我知道，我也會重新淡忘妳。

黑髮，黑髮如何能挽得住每一輪航落着的夕陽呢。挽不住的挽不住。若一生中能擁有一些美麗的記憶，只是，我真想知道，如何才能夠擁有千個相似的記憶呢？如果真的能擁有的時候，是否又不會去珍惜呢？

唯我的心懷在物質中仍相當樸素。雖然我不否認自己愛美，愛舒適。寫詩和讀詩便是一份對美的追求。以後若有寫信給妳，我要抄一些美麗的詩篇寄妳。我能嗎？我知道我也易變如風向，有一天我會不會放棄寫詩和讀詩呢。他給一個幽雅的名字等着我，在遠處喚我：蘭君，蘭君。喚我更上一層樓。美麗的並肩能恆速不變嗎。在他飄泊的日子裡，好容易才能擁有一刻夜半無人私語時，相依的時刻總會爲流水上的浮萍而傷感。有一天我會不會放棄寫詩和讀詩呢。若是，我便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了。但我一直都喜歡着自己的，我不希望自己會

變成另一個人。我不想再寫甚麼給妳了。妳喜歡那一位詩人呢？妳曾經對我提過拜崙，我不想喜歡他。我不喜歡許多詩人太豐富的感情，雖然我喜歡他們的詩。我喜歡自己，我要喜歡自己的感情。把感情寫給風，我隨自己，把感情寫給風，沒有跡象……

爲甚麼要再見妳呢。不見妳，妳仍會是那個和我在一起手拉手在草地上拾黃花的女孩：

.....

一個閃電

她斜倚校門，長袖的白衣和至膝的藍裙以及她的瘦削，使她秀逸得像一枝初放的白菊。

校門是髹上水銀漆的，但在這種出奇陰霾的天色之下非但沒有它本來悅目的光澤，反而顯得慘白灰沉，如脫肉的骸骨。她是全校僅僅七位女學長中的一位，所以才穿着半截白衣半截藍裙，本是最至腕的長袖也掩至肘之上，她習慣這樣。她的領帶早已解下來，那緊束的領鈕也解開，這樣會舒適得多，看起來也較溫柔清秀。校門只斜斜啓開左邊那扇，另一扇仍緊鎖住。除了上學與放學的時間或者什麼特別日子外，校門都只這麼一扇開一扇閉的，永遠不懂得更新使人看久了不覺十足厭惡，像一個老處女的可掬不來的笑容，儘管她怎樣擠怎樣對着鏡子努力還是那麼死死與可愛絕了緣。她以背部及臀部靠住鐵門，右腳從容的撐着，左腳微曲，她完全信任右扇鐵門下的栓子，能够牢穩地支持她全身的重量使她不至于往後翻仰。鐵門之上的橫鐵觸及她後頸的肌膚，沁涼直襲入來，其他部份安全的受到衣服的庇護。另一扇鐵門僵僵冷冷的斜伸着，使人聯想到一隻欲擒她的青筋浮現呈露鱗狀乾癟癱瘓無血色的邪老頭的枯臂。她雙手垂在小腹前提着一個印上超級市場圖樣的紙袋，擺成了一個角度很小的V字。

風野野的將她的頭髮撥散，偏拂向一旁，幾縷髮絲向她臉龐搔去，使她覺得怪難受的癢癢的。她蹙着眉端提起一隻手輕輕的將它抹開，手指緩緩的移向耳後，此刻倦意頓至，使她的手指在耳後停下，眼睛半眯着下顎微微往上仰翻，胸脯自然地挺上，使到前襟的衣幅緊緊繃拉，腋下的衣幅也形成一個扇形的褶褶，這麼一擺嬌媚迷人。她疲憊的輕輕呼出一口氣後完全鬆懈下來，手徐徐降落，雙眼似有點睡醒的惺忪，恢復她本來的秀逸脫俗，與剛才的神態成了強烈的對比。一陣風把她的藍裙鼓起，她剛垂下的手又忙着去捺壓回去。她草率的看看腕表，模糊的大約是四點三十分左右。她的腕表配上黑色帶子，黑色能使她本來就雪白的更更誇張的白潔，她的瘦削却不能使她的腕部失去圓嫩，嫩得像初嬰的小手。腕之上長一些略帶棕色的幼毛，據說這是因虛榮心而長的她也不會顧那樣多，她會說美國人認為手肘上的幼毛頗為性感。才四點多周遭就這麼晦暗，雲朵低低堆聚着，整團團往西方移去，不知沉在何處散在何處。雲朵總是愁鬱鬱的，像深秋里一個滿懷心事且多愁善感的少女。整座學校被稻田圍圍着，稻田又遭遠近的甘榜圍繞，甘榜之背展起了天空，天空成了一個篩窩狀往學校壓下。學校額外的冷清，一面一面灰白的壁堵和寥寥數位的學生，湛靜得像近黃昏的古羅馬城。校工推着割草機，割草機寂寞的輒輒怪叫。校工推了一個固定的距離後就得停頓下來，抽開嵌在唇角的香烟，若有所思的仰起頭來看看灰郁的雲朵，口中那股烟霧吐盡後再把扁扁濕濕的烟頭塞回嘴去，然後又低頭推他的割草機。現在他們上完補習課後，學校顯得更蕭條，除了他們這班補習的外，就只剩下一些沉迷在球場上和有些留連忘返被視為懶散的。她的同學陸續騎着腳車拐了出來，繞她身邊而過，放慢了腳車，輪軸的的的的叫着。每一位同學都朝她笑笑，她也禮貌的擠出兩個可愛的酒窩。腳車棚後面栽一排十來呎高的相思樹，洒了滿地黃葉。也許過幾年學生們可以在相思樹下檢拾顆顆紅豆了。她驕地憶起二年前，在巴士上有位學生向她拋紅豆，那麼湊巧的溜進她的白衣，夾在裙頭腹間多不舒服，又不好意思去挑出來，而車後的學生却都在爭辯着紅豆有沒有溜進她的衣內。想到這兒不禁欲笑，又馬上欲起容來。稻田的遼遠處有一列屹立的鐵塔，是導引金馬崙的電流來這城的。較近學校的市鎮是通往城的，小鎮與學校之間破出一道碎石路，隔開了圍繞學校的稻，鐵塔自迢迢山脚延來，逝于市鎮之角。鐵塔與鐵塔間懸着髮絲般的電絲，電絲拉着一種七十歲老婦兩顆低垂

而失去彈性的乳房的鬆弛。又有一些男同學騎着腳車繞她而過，有的反過頭來搭訕幾句，但她沒有答覆。她深信一些男同學偷偷戀着她，當然這種事情說開來是會臉紅的。但她相信而且察覺，並不是因她的敏感而產生誤會的。她從男生對其他女生和對她的態度比較起來，得到了她認為肯定的答案。就只有他，那個傲慢却很瀟灑的，從沒表現出對她有多少注意，畢竟他那翩翩的風度和沒有其他男生那種稚氣了大不透的臭奶味，使她深深的喜歡，也就只喜歡。周遭越來越昏暗，他望去遠遠那個村鎮，有個婦人從黑黝黝的後門鑽出來，她可以看出，她只穿一條至胸的紗籠。婦人將懸着的衣服一件一件扯下，塞在自己的臂彎，然後托了大堆衣服鑽回黑黝黝的小後門去，一切再歸靜止，有戰爭期間轟炸之後那種蕭殺荒涼。她寂寞得有點發慌了。她怕孤獨，孤獨使人幻想，思潮衝脫現實的領域不羈的四處遨遊，結果撞着現實的厚掌粉碎成片。然後就會很沮喪很沮喪的埋怨起現實的冷酷無情現實的狹窄。她對自己還是很陌生，恐怕她終生沒有認清自己的一日。她就奇怪自己奇怪所有女人，為什麼渴望周圍的男人都戀上自己，就是自己最討厭的那位也好，難道真的那麼貪婪無厭嗎？

「Aey，妳在這兒呆什麼？」是與她同座的珍，珍把腳車停好，疑惑的看看她。她也歪着頭瞪着珍，像那麼陌生。珍不好意思的把臉稍別過去避開她的視線。她並沒有回答珍。

「要出去是嗎？走，載妳。妳是怎麼的？」

「沒什麼，不必麻煩妳了，謝謝。」

珍奇怪的瞅她一眼，踏了腳車就走。忽然又回過頭來俏皮的問好。

「Aey，妳到底在等誰？是——他——嗎？」

她噙着嘴皺起鼻子，這就是她的回答。其實她也不懂如何答覆，這樣敷衍過去反而能減少啓口的難堪。況且珍也嘖嘖笑着遠去了，顯然她也只是鬧着玩。珍去後又增一份蕭索。腳車棚的腳車也只剩下數輛。同學們都快走光了，她却還倚着鐵門。她仍懷疑自己的行動，她否認她是再等某一個人，但她留下來又有何意圖呢？割草機的軋軋叫聲不知何時靜止了。她轉過頭來，校工正將屁股安在牆角曲着雙腳，向她挑達的笑笑。口中的香烟也不知第幾根了。她非常厭惡這種侮辱性的笑容。她站直起來，身軀離開鐵門。倚得太久的臂部痠痛的像脫離了身子，足踝有點酸楚。臂部痠痛消失後，她的底裙裙索又把她束得好疼，她用手指隔着

藍裙將膠索提起，移開那被束得疼痛的部位，再把藍裙撫平。猝然她像察覺甚麼，帶着微怒與幾分羞怯迅速轉過頭來，她身後的校工再訕訕付她一個挑達的笑，而且還抬抬眉眼使她尷尬的低下頭，那種視觀無可比擬。一個景象呈現在她眼前：一個粗俗的女人與男人邊講話邊把拋露在臂膀外頭的白色乳罩帶子往衣服裏頭塞。又想起巴士車上的一幕：一個中年婦人拼命的把衣幅往下扯，企圖遮蓋那正在餵嬰兒的奶子，憤視着一個朝她走來往巴士車出口走去的青年。她的確不能再就下去了，剛要走雨點又偏偏滴下。她拉開紙袋口取出一把褶傘。紙袋的提口已裂開來但輕微的物件還乘得住，要是過重的東西就要扶着袋底。而這次紙袋內除了一把傘就只剩下一個表面已被圓規刮得一痕一痕的鉛筆盒和一本筆記簿。她將紙袋夾在腋下，另外一邊手握住傘柄用力將傘骨抽出，這把傘已很舊了，打從初三一直用到現在，所以抽出時總是「吱吱」作響。傘骨的鉛表也剝落成一跡一跡的圖案。然而上面那個活鎖還很靈滑，「卡答」一聲就套上去。也許是太催促的緣故吧，傘幅一挺竟反拗過去，沒有辦法得再拉下再扳過。遠遠樓上忽然傳來鐘的聲音。

「要回了？下雨呢。」鐘不會是跟他講話吧？

「不要緊，一點雨淋不死的。哈……：……再見。」

真的是他。他正扶着樓梯走下來，她得走了，她不能夠讓他有絲毫疑心她在等他，她得佯裝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她應該表現得自然點不可以有甚麼異樣。碎石路佈滿雨滴，慢慢的一點一點越來越密起來，逐漸將每一塊乾地都吞噬去。雨絲糾錯的交織，小路已經水溶溶了。平時走這道小路，大約七分鐘就可以抵達巴士站，但這已經足夠煩厭她了，每每走時都像要走盡一世似的。雨點滴在傘布上，篤篤輕响，濯洗傘布後，再從青色的傘緣淌下來，繞圍着她築成了珠簾，將她與雨點隔絕。她還是弄不清楚，為何一有他在她的心裏總是甜甜的？她無意識的捉捉最上端的衣鈕，她也不明白自己為甚麼要這樣做，自己老早就值得懷疑了。她許是患了嚴重的敏感症，常會對一些虛無的事物感到震驚。雨絲已經將四周織得白濛濛一片，稻田那邊的甘榜也消失了。她放緩脚步，她知道他正後面跟上來。一想到這些她的心臟就劇烈的跳動，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像跑完一百米賽跑後。她另一邊手將紙袋提到眼前以免遭雨水撲到。記得她曾發誓要理智的渡過十七歲，怎麼又……：……一想到他從後面跟

沒有人告訴你

沒有人告訴你，這風向
來自東？來自西？
告示着歸去抑或割離
那個最後的決定
夕陽的火把在山中燒
在海之涓靜靜消失
在我的眼中紅
更沒有人告訴你，有個黑衣的守夜人
不知守候了多少盞最後的夜燈 才能
望見 天明 日落
沒有人告訴你

沒有人告訴你
黃昏一再向我挽臂而來
以陌生的親切光彩
寒氣沖天，從兩臂白色的岸
無聲升起，有舟子來自江頭
載我，航我，到舊居
許是造訪新的園地、
憶起那年的雪白，晚秋の月
我已不能眠
因為茫茫的天色等着我最後的決定
我的脚印却還未抵達最初的居地
所以誰也不會告訴你，那最初的居地
位於何方，芬芳給那一片土地
只有不停的向前航行
你也不會知道
舊居那裏？最初的居地何處
當月西下，黑夜墨墨
你怎知道，你會來過？

陳政欣
如來

那是你嗎
五指之間
煙霧盤迴而
猴尿猶腥的
那是你嗎
銀河在掌中旋轉
星座在指間移動的
那是你嗎
清風落葉
日起潮落
而最後剩下
無所謂的有

與無的
如來

空閒時間
泉水滴响的是
你雙目中
倒垂的石乳
菩提樹下
你一反掌
日月就在
盲黑中熄逝。

所以
如來
我恆聽到
泉水的
滴搭
撼震空曠。

存在兩首

(一)

(星塵隱居於
交疊交疊的葉與葉間)

他走向未知

沿着一些足跡

遺忘着逝去逝去的日子日子

直至 忽然驚覺

身子沉溺於一灘泥濘

而來時的路正拐向起點

(七四年五月)

(二)

她用手扼緊孩子的咽喉

她不忍着

孩子的眼眸深成兩口乾涸的井

而她的孩子

仍緊緊的摟抱住

那一粒扁痛的母親

(七四年五月)

這一個時代

黃潤岳

這是一個進步的時代，這是一個變動的時代，這是一個失落的時代，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這是一個崩潰的時代，這是一個完成的時代，這是一個鬥爭的時代，這是一個協調的時代。這是一個……這是……

我出生後不久，這世界發生了第一次大戰。從我五六歲直到十五六歲這一段期間，我的周圍，發生過許多許多的爭、鬥和戰。然後，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好容易打完了這一場大戰，在歐洲分了一些東西，在亞洲分了一些南北。在東西之間，有冷戰；在南北之間，有熱戰；接下來，西亞又有新的衝突……現在，表面上一切都平靜了。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幾乎一直跟不上時代。然而，我可以說跑遍了這個世界——除了南美洲和大洋洲。

於是，我不免感慨系之！

我是從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孕育的，我奉行四維八德，我簡直像虔誠的教徒讀宗教的經典一般的在讀四書和五經。我們在歌頌，我們在發揚，我們在維護我們數千年的優良文化傳統

。但是，在我們之中，有多少人真正的在維護和發揚，只不過是叫叫口號而已。更進一步說：有多少人——當然包括我在內，真正能透澈的了解？

儒家把人的境界，提得太高：「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是聖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聖人。於是那些讀了幾句書的古今士大夫們，都以做聖人為己任；甚至於以為自己已經是聖人了。

其實，聖人是高不可攀的理想。不僅今人不可為聖，古往今來，到底有幾可聖人？好像到孔子就中斷了，所以孟子只能為亞聖。

聖人既只是一種理想，大家都要把它作目標，於是，許多人都成為假聖人而恬不為知恥。加上我們又是講究禮貌、死愛面子的民族，誰也不願揭發假聖人的面具，大家都不管假不假，甚至於自己也跟着在假而不自覺。

我熟讀中庸，苦背大學，我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做聖人，我知道我不是那種料，所以到今天，決不會是一個假聖人。我一直立志要做一個正人，不敢說堂堂正正的人，只是一個端端正正的人，獨善其身之餘，決無意佔別人一點便宜，同時也不敢口花花的亂吹自己做不到或不願做的事。我，至少是做了的敢講出來，不敢講出來的事決不敢做。

到了我為人師表，後來還身長一校之後，我對於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我要做一個端端正正的「正人」之後，我還要做一个「君子」。目前雖未蓋棺，已可「論定」。我想：到今天仍沒有人可以找出我的一行一言，有違君子之道，或者是無君子之風。

做一個正人君子，並不是了不起的事，不會顯揚名，也不會光宗耀祖。我之自詡為君子，倒不是吹牛皮，講大話。人皆可以為君子，其不為君子者，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不然，我也不敢如此大言不慚了。

像我這樣做了廿餘年的糊塗王，如果自己的言行猶不「君子」，那就成了齊天大聖了。我對自己的要求不高，更不苛刻；因此，我對於我的同事和我的學生也要求不高，絕對不苛刻。（尤其是同事，他們是幫忙我的，不是受我管的。）於是，我們都能做個正人，已是心滿意足；能為君子，只有感謝上帝。

我沒有許多「我要如何如何」或「我不如何如何」的教條，我們應該做的，便做；不應

該做的，就不做。還不是孔子的己所不欲，毋施於人的忠恕之道而已矣。

不知道從那個時代起，「禮」過了頭，變成「形式」，慢慢還變成了「虛偽」。到了要顧面子的時候，就來一些強辯、粉飾，甚至於借題發揮來放一陣煙幕彈，以便自己逃避。

如果我要批判孔子，便是他把對於讀書人的要求定得太高了。現在具體提出一些來：

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割不正不食……之類，像我們生活都受到過份的太多的約束，於是大家只好欺暗室了。

至於「子罕言利」，再加上孟子的「王何必云利，亦有仁義而已」，害得我今天仍不好意思向學生催收學費！我也不知是那門子的清高？

有了這些教條，首當其衝的便是我們這些華校教師，簡直給綁得樣樣都要不得了。

於是，有兩種後果：一種是有一批人滿口仁義道德，談維護發揚；一種是管牠的，只要打破我的飯碗，「教師也是人」。還有一批存在兩者之中，既不敢昧良心大喊「神聖」，又沒有胆量來「管牠的」，變成了一大群傻瓜。也好在有這麼一大群傻瓜，他們倒真正保衛了甚麼！

我應該批判孔子麼？

讀聖賢書，所學所事？可以數典而忘祖乎？時代不同了，前面我已提出了八九個時代的標題，我自己也不知要選用那一個。至少我提批判孔子，沒有法院或孔廟來提起公訟。

洋人不知道孔子，他們有上帝耶穌。上帝耶穌可能尚未被批判，但是教會的神聖和尊嚴，也和孔家店一般殘破，神父不神父，修女不修女，教堂演奏流行音樂，牧師通奸……倒都不是無所聞的。

東西都在總崩潰，真正是末日到了！究竟是一個甚麼時代？

孔子是二千多年以前的人，他又是述而不作的人，我們仍舊鬧不清真正的孔子思想是甚麼。至於西洋人的上帝，用不着批判，派系支流太多，他們彼此之間，已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奉行孔子或是受孔子影响的，最多不過產生一些假道學或是偽君子。洋上帝的兒女，花頭可多了。即以最近的十年八年而論，從披頭士到喜痞士，進而為「白鱗」，真是愈來愈低

級。倫理道德之淪喪，豈只是人心不古而已？在大庭廣眾之前，可以裸奔，胡復何言！在另一方面，還有更殘忍的，如挾人質以遂己慾，置定時炸彈以殺害無辜，天天都有慘不忍睹的新聞報導。

最近我看了一本談周易的書，作者否定了周易為儒家的書，乃代表晉國思想，近於法家的。甚至於還講到如果周易不為儒家思想所掩，中國可能也會科學發達的。就今天的情形來看，儒家思想究竟還形成了東方文明，使我們不用去找心理治療醫生。科學發達的國家，腐化得更快；美國便是一個例子。

美國很快就趕上了人造衛星，進一步的登陸月球，逼近金星，真正的進入了太空時代。可是水閘事件一來，倫理道德之類連根都拔起來了。誰做夢都不會想到美國的最高統治者，竟是這麼一個爲了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的人。由於水閘案的洩露、欺騙、逃稅、推卸責任、企圖掩飾、假公濟私……簡直是全無是處！如果是在東方，早就要引咎辭職。甚至於要自殺以謝國人。西方國家講法治，就在法律的夾縫漏洞中苟延殘喘。

不過，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的這一位總統，因爲甚麼都做得出來，他倒又把東西兩方壁壘摧毀了。這一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做得出來已是不容易；他怎樣去說服對方，也同樣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奇蹟！

於是有人在高歌：政治上無永恆的朋友，亦無長遠的敵人。在西方，引起了一陣中國熱；在中國，一般人民的心理方面，如何去調整，可能也略費週章。

登陸月球固然是跨了一步，使美國領先了人類；中美復交的這一步，跨得更大，唯尼克遜曷克當此？

因此，由白鱗追溯到喜痞，再到披頭，如果不用孔子或耶穌的標準，簡直是一種劃時代的逐漸進步。至於繼白鱗之後，是否發展到茹毛飲血，倒還不能預料。我相信物質生活的享受，任誰也不願放棄；正像印度孜孜於要進核子俱樂部一樣。

不奇怪麼，當物質文明登峰造極，人們的生活優裕到賽過神仙的時候，忽然有人說：地球上的人太多了。上帝曾以疾病、災難和戰爭來控制人口的不平衡，現在，我們自己，卻又

要用各種方法來實行家庭計劃。好像先到先佔座位，佔了座位，又不想別人進來。而這別人竟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苗裔。從邏輯方面想不通，從哲學方面想不通，從生物進化方面想不通，我們竟要控制我們生命的沒有限度的延續。

人爲的倫理道德行爲，快要完全失去準衡的時候，連自然的天道，都要用人力來控制，現在只差一份力量，那就是使地球停止轉動，不管自轉或公轉，活完了我們這一代算數！

十七歲是危險的，年青人在失落，我，年紀已經是「老」了，我倒才開始惶惑；

這是一個甚麼時代？

邁克

輕描集

(……一段一段，催得人都老了。——七四年生日輯)

獨居

初來時獨居，那屋子半地窖半地下，廳裏有一方大窗，午餐食公仔麵，捧了在窗前一面走走過的人。又沒有朋友，又不似想像中的自由。一晚半晚聽到格朗一聲响，似乎窗上玻璃被人擊破，入了個賊，驚得一身汗。起來查看，沒有異狀，又不信是夢。第二朝屋外只見一堆碎了的玻璃片，閃閃生光，不知那裏來。知安全沒問題，其他的也不追究了，甚有亂世難捱之感，書上讀過的。煮食一向不在行，早上一心想弄生熟蛋，打開來蛋白蹦蹦彈動，已經成了熟蛋。營養是什麼呢？是打個蛋在麵裏，落兩片菜，吞幾粒丸。報上讀到電影廣告，卻不知戲院何在。書看不成，寫信也懶。睡在屋裏死了也無人知曉——沒有訪客，只盼郵差。出太陽擺個爛紙袋在陽光裏伏在地上畫，落雨才煩，凍而且濕，了無生趣。如是者幾近三月，方告別單打生涯。想起來得個怕字。

我的皮鞋

睡眠未開，聞門鈴响，應之，不見人影，獲郵包兩個。家裏寄來，匆匆拆了，衣物書籍，摸上去竟不熟手。沒有寄來我的猴皮鞋。我母親不喜歡，說，扔了罷。果真扔了嗎？我的猴皮鞋值十四個九，星幣，穿了三年，鍾愛十分。買時覺大，放了青色的鞋墊，竊立問：香港脚？去那裏都是它了，我愛它舒服，其他鞋子一概發霉。生了許多皺紋，不嫌它老，但覺紋裏更深的棕色藏着我欠的情。如今生死未明，牽腸掛肚。公司看到類似的，不如它好，常穿的一雙紅色帆布鞋，比它遠矣，得不到的恨，失去了的惜，前人教悔總當耳邊風，奈何。

粥

意外在奧克蘭市區發現一間小餐館，有粥出售。這一驚非同小可，當下試過，饒得這樣，再差也不可能說不好，何況不錯。唐是天下第一好人，有空陪我去食，也不知是不是真喜歡。他說十餘年前在三藩市吃過一次，華盛頓街一間叫三和的，我也聽別人說起。不巧去的一日是禮拜天，摸了門釘，倒又在附近找到其他食粥去處。始終不及在滑斯特街這間的常常光顧，因為近，價錢也合理。我背得出這部份的餐牌：及第粥豬肉粥牛肉粥七毫半，魚粥八毫，雞和蝦九毫。華人向來為食，入到唐人街，鼻裏只聞到食物香味。

喜悅

男子這個街角過去那個街角，剛由屋裏出來的女子抬頭，他迎上去笑，她一愕，眼光裏是快樂，似乎鬆一口氣：等了你這樣久，機緣。這是今早路上見到的別人的秘密。小說裏常讀的一種年輕人的戀愛罷？不置可否，我認定它了。然後校園裏一個男孩介紹他的女友給朋友識，連名帶姓，只聽聞不是長得特別標青的女孩叫做莎莉，姓氏隱沒在耳後。停在賓格羅夫道一輛車，女人身上伏着睡着了的孩子，一手密密織一件衫。春天終於在這裏。春天的喜

悅是新灑使人側目的，一如屋前去季落盡了葉又發芽的白楊。活着總是好的罷。

陌生人

在存影室上完電影課，地上拾到一本書，卡繆的陌生人。法文本，翻開來看兩頁，竟也大多數都懂。不知是誰的，沒有寫名字，只在一些生字下畫了線，用英文註明它們的意思。另夾一張紙，記了些隨感。括了第一段，註着：他不懂，他不關心。過兩天再上堂拿了去，竟無人認領。每件小事背面都有個典故，想一想，十分引人入勝。

在例外

對我好的人總是大都狠兼且蠢，而似乎不論誰都固執過我。獨有這一位，卻在例外。現今想起，越覺她的可貴。我一向不喜歡沒有脾氣的人，她隨和之中又不是沒有主見，有時講許多的話，有時不出聲。讓我很多步，信我很多層。巴巴在一旁為我，只求無過，不問有功，氣也沒有在我耳邊呼過一口大的。對我好的人是有的，令我靜下來想起鼻為之塞聲為之啞的女人就只這一位。最末老是說，這或者比較好……不嫌自己的語氣。可是除了這一句，還有什麼呢？

酒

逐漸竟能喝酒。去朋友表姐處晚飯，席間已飲，宴後衆人喝咖啡，表姐夫在一旁還頻頻替我斟，聽着別人講笑，也都乾了，回程也不露醉意，不若數年前的酒後頭痛耳鳴。也應該是日子罷？只是似乎不開心時才飲，飲了更不開心，因因果果，不知那一個先作孽。我是沒頭沒臉一個人，平日已無風度，根本不必借酒才癲，也總在這個時候怨己怨人，半天不說話。是很清楚的，一點不含糊，所以我還是不喜歡酒。

結婚紀要（續）

第三章

已決定要結婚，便得開始籌備。

第一步當然是要徵得女方家長們同意。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談判。艱巨是因為我與女方的父親早因宗教信仰存有芥蒂。他一直到我去他的聚會所。但我很少很少去。原因是我不喜歡聚會所那種歇斯得里式的叫喊。其次是因為目前我尚不需要一個宗教。不過，坦白說，縱使我要一個宗教，亦不會到聚會所；因為其傳道方式我一直就不喜歡。這並非說該宗教不好。世界上似乎沒有好與不好的宗教，神只有一個，好宗教與壞宗教全是人類自己為爭權柄而搞出來的。最可笑的是有人竟命名其教會為「真耶穌」教會。若我是社團註冊官，我一定不容具有誹謗性如真耶穌教會之類的存在。因其會名暗示其他的耶穌信奉者為「妄尊假神」。耶穌只有一個，何來真假？若不信真耶穌者皆笨蛋，那世界上笨蛋何其多。若不信者不能上天堂。我情願不要上天堂去見這一批人。因為到時他們必又再組織「真耶穌教會」，以排斥某些當日的同志。若天堂與人類社會一樣，又何必去強調天堂的優點？勸人上天堂的人應該想想，地球上有多人不是不能上而不願上。因無可置疑的，天堂上沒有汽車代步，沒有電視電話，沒有身歷聲收音機，恐怕連煮飯用的電爐或汽爐都沒有。話說回來，若我不願上而教會中人又一定要我上，我如何敢上。將來他們覺得天堂不好時，又來攪風攪雨，大喊

革命，又要組織「重返地球會」或「再生會」強迫「天人」再回地球。誰知道每次打風轟雷是不是這批人在天庭遊行示威。總之，在地上亂喊亂叫，強人好其所好的人，在天堂亦然。若天堂都是這一批互相傾軋的人在居住，我情願躲在妓女戶。妓女戶雖髒，但她們不會強人好其所好。若有天堂，依我的看法，必定是一群真正愛好和平、酷愛音樂、笑口常開和寬洪大量的。我的女朋友就是這種天堂公樣的料子。那些整天糊着臉傳教，動不動就叫你做「罪人」的人，縱使抄小徑上了天堂，亦會因為住不慣或吃不開而被一聲雷轟回地球。

另外，耶穌是拿撒勒人氏，他怎會瞭解這些只用英語及華語祈禱的人呢？為了爭取信徒，祂可能惡補過一陣子華英語，但要祂完全精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一直認為中國人與英語人信耶穌是找錯了對象。他們應該找一個真正了解他們的人以便正確及迅速地向上帝傳達他們的意思。上不上天堂，一兩天便知。要不然，耶穌把他們的意思交回給說華英語的代理神處理，慢一步便向隅矣！

天堂是很可能存在的。但我堅信不是每個人，亦不是每個隨便亂喊的教徒都可以申請永久居留。天堂是清靜安祥之境地（如不是，上去幹嗎？），不似巴利或百貨公司，阿狗阿貓妓女經理都可去躍躍躍躍。因此，不信教者亦不必憂慮，善良的人便可上天堂。

未來岳父不以為然。他說最好我能受洗。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這點是對的。要不然將來太太上天堂而我漂流太虛，真是獨愴然而淚下的。爲了要和太太永遠「同撈同煲」，文雅一點，「千里共嬋娟」，還是接受了。我或可沾我未來太太的光，上天堂玩玩。因為我覺得若我這虔誠而又不虛偽的未來太太不能上天堂，世界上還有誰可以上天堂？因此，大丈夫一句話，壯士斷腕：毅然接受洗禮。日子暫定最遲爲註冊結婚前一週。

神事部份已定，人事條件可迎刃而解。女方家長不希罕聘金。亦因此不談聘金。但做人總不能那麼吝嗇。我答應付二千元的酒席。但由于物價昂貴，像樣的酒席是每席一百廿元。最重要是我可能會請無薪假赴海外再進修一年，這費用相當大。未來岳父大人暗示道：省些錢去讀書；酒席可儘量節省。但我再三提醒謂學校不一定給我請假。他亦說無所謂。未雨綢繆總是的。最後我決定付出所有酒席的錢。但女方要求不多，最多只五席。後來又改爲家庭自助餐。

女方會訓令需舉行教禮。這點實難照准。不是我不想入鄉隨俗，而是不喜歡那種叫喊的氣氛。若去一普通教堂，由牧師証婚，宣讀禱詞，禮成，安靜地走出教堂，我一定爲之。但條件提出，只有好與不好。我說好。但有亦有一相對條件，那是：在我四百哩外的家中，必須入廟行禮。這條件一出，對方馬上鳴金收兵。我不是全爲爲難對方。我母親雖不信佛，但我的喜慶日子她總會進入廟堂朝拜一下。我不想使她難過。入破廟與裝有冷氣的教堂的人的心願是一樣的。對方收回條件，亦不允許他們女兒入廟堂。好。我請我母親提早入廟許願。現在，一切安排及談判妥當了。等日子到來，受洗、註冊、宴會。訂婚一節是免却了。愛與不愛，與訂不訂婚毫無關係。

三月十四日是預定的註冊日子。其實，我們在正月就去登記了。星加坡結婚的人真不少。後來因爲給未來太太縫衣服的裁縫師「鬧出人命」，在醫院休養了近一個月致未能准時交貨，結婚日子順序展延一個月，那是四月十一日。爲了實踐諾言，我在前一週便去找未來岳父大人談受洗的安排。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說不必了。不強迫我信我所不信。但他希望我和一位牧師談談。那是週五。若談得來，週日仍可洗禮。那位牧師實在有一套。談得頭頭是道。看來是上天堂的料子。他並沒反對我的理論，但亦不表贊成。他說我信有神是最重要的。他後來大概是給未來岳父大人說了些好話。我于是可在不受洗情形下依計劃結婚。這次是我答應受洗而被否決掉。無所謂，我未來太太是絕對上天堂的料子，夫憑妻貴。

在結婚的前三天，我姐姐、姐夫和外甥由四百哩外趕來協助。按例拜訪我的未來岳父岳母。由於未來岳父一向不苟言笑，三兩句後便宣佈自由行動。

四月十一日終於到來了。我們彼此說好要在下午三時半以前到達婚姻註冊局，三時五十分儀式開始。但我睡午覺睡到三時十五分才被姐姐叫醒。十分鐘想可趕到。但註冊通知書上寫明要帶護照——而我的護照又在學校。學校、註冊局、及我家是一個三角形陣勢，任兩邊角長度是十哩。唯一辦法是先到學校取護照。但女方家長已在註冊局，男方証人必須到啊。念頭一轉，先遣姐姐們乘計程車到註冊局，我自駕汽車到學校取護照。一路上風馳電掣，超速當不在話下。亂翻一陣子，總算找到了護照。我連看錶的時間都沒有，馬上飛趕去註冊局。大概交通警察知我有喜事，都不抄我牌。可是，我却迷失了進入註冊局的路。我試了三

次，每次都在天橋底，而註冊局却在天橋上。心想，縱使「不准駛入」的單邊街此情此景也不妨一試。連那東西也沒有。最後查一查街圖，才恍然大悟，連忙抄別條路上天橋，抵達時已是下午四時五分。不用說未來岳父面如地獄，漆黑一片。未來太太已在哭泣。她說若我不叫她父親作爸爸，她父親就不簽名。法律上而言，這當然是胡鬧。依法由登記日起兩週內若無人提出反對便可結婚。我們的由正月起至四月十一日，何止兩個星期？但法律之外尚有人情。在重要關鍵時，我相信我可變作張良。要不然未來太太哭着去宣誓，人家以爲她明天就要生了，豈不更煞風景？就叫叫吧。好了，現在可交出文件檢查了。那女書記說：「護照不必了！真是他媽的，我出生入死，捱老氣橫秋，就只爲這王八護照（不是王八的護照），她竟說不必。氣不氣人？真想問她要不要和我結婚。」

進入了冷氣室，主婚的某女士謂只能娶一妻要遵守婚姻法要這樣要那樣。是的是的是的。証人簽名，完畢。晚上女方請我們及姐姐等五人在外吃晚飯。翌日尚有節目。

第三章

四月十二日剛好是耶穌復活節。但據說聚會所是無產階級的宗教，什麼節（包括耶誕節在內）都不慶祝的。因此我們都同意在本日舉行家庭茶會及自助餐宴請女方的親戚朋友。爲睦鄰起見，我亦邀請了各位鄰居。但茶會及自助餐在下午四時才舉行，早上十時半有一傳統儀式。

我們與附近照相館預定好在十一時半抵館拍照留念。故在十時左右我便要到十三哩外的加東她大姊處去接我的太太。她前一夜沒在我家睡。四十五分鐘路程左右。抵達時，我冷熱汗直流。熱汗是因爲我穿西裝自駕無冷氣汽車之故。冷汗是嚇出來的。起先的安排是我車一到，我太太便上車隨我到照相館。這也意味着家中除了大姊家人及岳父母等人外便無他人。豈料廳裡面坐了一大堆人，大半都不認識。該屋主人大姊便逐一介紹他們給我認識。大部份都記不起。隨我一道來的外甥被冷落在一角。我連忙坐在他旁邊和他聊天。不上幾句，岳父大人、他的姐姐和她的女兒、大阿姊連續過來責問：「爲什麼你的姐姐不來接新娘？」問得

我很氣。我說我姐姐一大早就起牀去市場購物佈置房間，疲于奔命，故不想前來。他們堅持說不行，我姐姐一定要來。我說你們要她來自己去載她。結果是他們派人去了。我的外甥亦一道去。我爲了避免他們問長問短，遂坐在門外的草坪上。大姊的兒子把我借他的照相機拿來給我，要我清理遮光鏡內的灰塵。我趁機會弄來弄去，不想和他們談天。結果弄壞了相機。也罷。不談不喜歡談的天，一大樂事也。豈料岳父大人出來，要我入屋和客人聊天。數分鐘後，我又開溜到門外。如是過了約一個頭，姐姐及姐夫等來了。姐姐一向脾氣好，還是笑容滿面。但姐夫却面如黑煞星。我瞭解他的被迫就範的心情。再過半個小時，新娘，我的太太化裝完畢下樓來。岳丈大人馬上宣佈祈禱。原來他早已請好一位牧師太太來主持。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又是擅自加插節目。不高興是一回事，但總不能使到太太當衆難堪。在她唸唸有詞之間，我目光向屋內外橫掃一下，大部份的人都低頭聆聽。只有小孩子跑來跑去，岳父的姐姐（稱阿姑）與女兒退避一角。她倆是佛教徒。另有一對年輕的男女朋友在門外談笑風生，和打情罵俏。唸完了，上車，到照相館去。

拍了不少照片，臉肉笑到好像藏在冰窖三天的豬肉，腳站到酸了，心也開始痛了。因預先講好只拍三張的，那傢伙拍出七八張來。生意道德如此。

拍完，回家。休息到四時。

四時，客人開始來了。當然又有一番介紹。我們預先講好不採用中國人的時間制度的。故一到下午六時，我宣佈自助餐開始。岳父大人說且慢。要祈禱，要感謝主，要讚美主（只差開銷沒記主的賬）。他站在陽台上，第一次笑容可掬，大聲宣佈謂我尙未信主，我應該信主，信主得救，希望我太太幫我信主。真是別開生面的宗教清算大會。他也够幽默，當衆出他女婿的洋相。李宗吾生不逢時！小孩還是跑來跑去，阿姑一點勁都沒有，我那班教書的鄰居也不知我岳父在幹什麼。岳父威風八面十多分鐘後，來賓開始用餐了。大約是七時左右，餐桌上只剩下數滴咖喱，一小盤飯。我找太太去問個中原因。因我還有約六七名親戚未到，如何是好？太太去問承包自助餐的。那承包商是太太的舊日同學，談起來不致鬧胃潰瘍。我說我請廿多人，我太太的親戚也廿多人，總共不過五十多大口。而我們訂六十大口的飯菜，怎麼會不够呢？何況還有一些未到會？包商說我們的客人不止六十名，因爲他共準備了七十

多隻盤，不但用完，且還從我們的碗櫥借了近十只碟子。這真是洋相出盡。說時通那時快，我的那些親戚來了。怎辦呢？先打一招太極，一面招呼他們用茶，一面請人駕車出外買雞飯沙爹等。難堪的場面終於過去了。但難堪仍在。

後來問太太爲何有八十多人來？而她前一天的估計是廿多人？她說估計是對的。因爲她每位親戚都問過要不要來，而說來的只廿多名。誰料說不來的都來了。且全家大小都來。我三十年來出洋相次數也真可車載斗量，但這次却是已達極限。

翌日休息一日。越日回老家請客。住十天。返星。又要請客。

前車可鑑，爲免重蹈覆轍，這次我們只邀請四十多大小口，但都以六十人算。自己親自下廚，以策安全。又是下午四點非中國人時間開始。三個小時後，客人都相繼告辭了。但我一看兩桌上的食物，最少可以多請三次客！過與不及，同樣都顯低能。若一定要我們兩口子吃完這些食物，上帝啊，給我們一個月！爲了不暴殄天物，只好勸每位客人打包回去。打了近卅包，還是留下最少半個月的食物。補救的辦法是：輸出。

翌日，幫助我們洗衣的阿嫂來時，我們給了她兩大包；岳母家三大包；小舅及女朋友來，傾盤招待。還剩下一星期的食物。兩口子只好每天捱「回鍋」菜飯。其中最高興的算是樓下的那條叫耶谷的狗。牠是我們的 Part-time watch dog。這一星期，我依照巴夫洛夫的方法每天吹口哨兩下，耶谷便從遙遠的地方應聲而來。現在只要我車子一回來，牠便連忙出來迎接。尾巴一直搖到我們上樓爲止。有時牠和樓下主人玩耍時，我「嘟嘟」兩聲，牠便馬上奔跑上我們樓上。世界上，沒有比狗更可愛的朋友了。

現在的同居生活真是不太好過。每天早上六時半就要起牀。糊里糊塗的塞些東西進肚子便要駕車送太太到六哩外的地方上班。還好我的學校就在附近兩哩處。但八點到學校真會被人懷疑是想升高級講師。啞子吃黃蓮。開始幾天，每天下午都得回家休息。現在索性把懶人牀搬到辦公室，吃過中飯休息一下。沒什麼不可。因早上比別人早上班，且又是學校假期。應該可以體諒。

現在，獨身生活一去不復返了。以往東飄西蕩的生活算是稍告一段落。以後的歲月是：「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稿于漢芝拔，七四、五月

謝清

異夢

刮洗着焦黑的骨
灰燼的餘香纏死在室內
不知是何許年代
室內

有一雙手
專心的刮取骨上的餘肉
刀啃得悉悉直响
先是腿骨
脊骨，肋骨，胸骨
舉起手骨

却見一完整的頭
女性的髮
拱着死魚的白眼
心跳若鼓
响成滿室翻白的巨目
眼眼無聲
僅注視
注視
心從口中翻出
猛然用骨擊之：
你到底做了什麼虧心事！

（七四年二月廿六日）

玫瑰的象徵

古老的誓言
龜裂肌瘦的食指
莫能擊敗左掌
如石膏塑的
穿隱形麻鞋
以爲那隻彩蝶是她變的
被榨乾
性格化石
月常撞痛心臟
啊，祇賜他永恆的本質
叫他在沙漠的象徵下痛苦地輾轉、號啕
奔走

大風在左右嘔吐
空氣監視他
隻影形單，逼近視野
從牙縫擠出一滴淚水
亂髮的他流落在沉沉的頭髓裏
不同的嘴型傳遞原始的口涎
他的腮邊還掛着去歲的天空
冥冥中似有一隻手
我且被抓到墓園去
次復一次
妳？
抑或歲月
弄皺一個男人的額部……

四月高樓

詩五首

宋中人

朱牛人

詩五首

四月高騎

四月高騎 催促着
秋風 把許多病態的葉 埋葬
於
橢圓形的池底

男女演員早已離場
唯觀眾們沉睡 倘未付出蒼白底讚賞
——一個劇台 猶不願
垂下 幕帷

浪濤乃石牆 雪般冷
及一片 透明的暗黑僞神。而

四月飛躍穿過 更迅捷
開展她底愛翼 哀悼明日的誕生。

絕峯之極
那處 可以尋覓
雪猿。她將永久盤居
至 最後底彌撒鐘聲已完曲。

使會傳達 耶穌降天誕之福音——
世界不知期望了多少萬年？
惜耶穌不深認 「時間」這幽魂
不能喚出 四月底復生。

一百之數 日廿五不必再流淚
綠的不會轉青青 但更深紅更褐鬱；

目擊棄屍高臺 累待
清道夫 黎明底廂車

高潮已演
悲劇只值 幾張散亂底入場卷
最後一幕裡 她粉畫於
台上雪場：我在追蹤吾影？

葬

(一)春
就是蚯蚓鼯鼠都不願久呆土牢裡
蜂蟻螳螂 當然好自在
攜了地圖指南
箭向藍天的圓心。

(二)夏
四層樓的紙花 智慧的土壤
不貧脊。文字的枝樞 及
眼靈底耕耘 可幸尙能栽培出
室內的冷氣季節——可幸？

(三)秋
非無季候鳥。滿天的飛飛兒
早在你底悼歌完曲前
航去已久矣！

你亦無緣踩碎滿地的葉葉兒。

四冬
待你走入碧玉圓蓋下時
第一陣風雪已過。
我的獸虫兒留一字條 言：
該去豎伏寒覺了

(四)葬季
只有你才會把季變 季遷
埋葬 噢！埋葬於二百個窗的
圖書館。

你的身影在苦聲抗議：
吾不願再居來年
重溫又重溫廁所裡水聲日 水聲夜
指數又指數 壁上的時針終年分針終年。
從機器肚裡擠壓出的咖啡奶
解不了緊箍咒
治不了年後的眛目症

白光本來就晒不烏髮與膚的日轉雪白
單乾嚼早殘桌上的粉紅色廣告欄是
多嚴重的貧血 多無濟於事

——窗外有數種擁吻——怎麼不再眺望？

重重的寂悶消化了身影的心聲？
哦 你的乾咳
原來是種嫉妒的僞束。

(六)

唉
葬！唉
無可奈何的圖書館。

七三年

十月九日稿·(墨大)

髮與浪

(一)

(髮：是妳底靈魂。)
我的熱血 沿着掌上的旅程綫，
吹哨着 昨夜寫成的浪子之歌。
滿面的海鹹 腋下挾着 傑克·倫敦
奮勇欲追蹤 髮的輪廓。

(：是日本文民女底象徵？)

我飄流此嶼上 熊熊的靜默開
呵！從椰樹頂拋下的瀑布 我始發現
妳的長髮 原隸屬美的大自然。
遠視如幻 近聞裂耳：我不敢再舉目觀賞。
宏壯的漁歌 重燃日落復已逝之輝芒；

閃爍的星辰 是爲我獨航而奏的相陪。
我的眼靈無意跌落 搖盪的海洋緩緩釋放
哪！妳底烏髮 游於魚舟旁
(：是東方底黑天鵝。)

今夜夢迴 有巴黎女郎的炙熱紅唇
我不愁紅唇。有荷蘭少女的貼情溫順
五色七彩的蝴蝶鄉。我走遍天地塵間
僅有妳 髮下的含蓄雙眸賜我慰安。
(：是愛人明日底期望。)

(二)

萬絲 萬絲，編織妳一生甜蜜的故事。
抓一縷於掌心 真純暢流我整個精靈。
芝蘭之香 却還是那麼幽淡
——妳是戴髮者呵！

我投下滿海洋的賭注 欲在流浪前
採集一袋的美髮。妳怎麼尚不語不言？
西班牙的情曲我不欲歌 只盼一天
我的命運之帆 會盛滿風悄悄駛入妳的海灣。
念及此 我遂投降手中之雙槳
風作。鼓脹的航帆裂帛片片。

龍浪中我伸出戰慄之手 接住妳底長髮
遙遠的懸崖上 呵

酩酊於妳底美態

爲了陌生航者的安危 妳作出處女的貢獻。
醒時 我已睡盡了髮床的春天。

途上過多的詔媚 綽餘的叮嚀，我只檢
一 夜間妳以長髮編成的愛語。
待一日我已倦厭四海 我會憶着轉舵；
妳會爲我燙一杯米酒嗎？

(三)

髮：是妳底靈魂。
髮長：是日本文民女底特徵。
髮烏：是東方底黑天鵝。
妳底烏髮 長髮：是愛人明日底期望。

病態之美

輕輕的咳嗽 拂起雙朶紅雲。
含淚底眼睛 眸神雨中遊落遠方。
昨夜不能安寢 倦意掠魂更喚人憐憫。
宛如初遇陌生者 金鈴的聲音被收入木匣
風風欲撩梳底長髮 猶頑固烏黑的光澤。
病態之美 豈能在美髮下立成定義？

沉思自語 少女的情懷儘表現於
寶石紅底櫻唇。呷飲一口葡萄甜酒，
美的氣息必洋溢斗室；我獨欣然

1
我如無孔囚牢裡底風。
我如無溪之湖湖底一腐芽。
我久已不認遷，
久已不認動。
天庭尚有雲，我知——
流雲在流 祇
我久已不認 生命底遷移

2

十月的流星不羨我 我慕它；
我嫉流螢 流螢不理我。
我問浮萍何日我可成浮萍
浮萍不願停留 我已知
夢車乃我心境裡唯一底
遷行。

3

又見女郎
提着我底夢籃，
摘彩貝於海灘。
回頭 祇向我擡出兩行的足印

尙未拾起 我又夢醒。

4

而掌海燈者尙能眠於浩瀚浪濤中

聽動力的脈跳。

我始終

不能張開

遷底巨帆。

七三年十月卅一日（墨城）

溫瑞安

遊魂

午夜的時候我忽然在迷迷糊糊中乍醒過來，白色的枕褥撒亂了一牀，部份還跌落在地。在牀上的猶有餘溫，散落在地的却似死人的手一般冰涼。我用力甩了甩懵懂中的腦袋，伸手彎腰，想把踢落的枕褥拾起來，在不經意的一瞥中，看見那四面落地長窗的大玻璃，透入了白慘慘的月光，白得不像白晝的白晝，不是人間的。落地的白色紗幔飄動着，輕微的一聲响，長窗的一個搭扣給風搖幌得鬆了開來，玻璃長窗便徐徐的自動打開，讓幽魂似的月光一下子都直接走進來。是因爲風罷？不算猛烈但一直都一陣一陣沁人的風，當透過陽台沙沙幌動的樹葉碎花時，吹擊便成了拍打，拍開了那扇玻璃，「噓」地襲了進來。我打了個寒慄，隨便搭了件睡衣便去關窗，匆忙間只穿上一隻鞋子。

正當我的手指剛觸上那冰冷的玻璃時，忽然聽見隱隱約約的移動聲，聲音細細碎碎，我側目瞟去，只見有人穿了件白色紗一般的長服，走到我的左側，輕輕俯着欄杆，看下陰影交錯的花叢間去。樹影、白袍、窗帘、黑髮無風自動。或許有風罷，但我不知道，總之是淒淒幽幽的吹送起某些悲怨的調子。乍看那是個蒼白的男子，多麼可怖的蒼白啊！那換了皮一般的肌膚，那被冰鎮過一般的臉色。那蒼白的月華，隔了幾千幾萬重雲和山俯照過來，那排

山倒海的姿勢也成了幽默。我忽然像是見到了熟人，很高興地叫了起來。
「嗨。」

他說的話我不會聽，於是我也說他不聽的話。我們彼此都聽不懂對方的話，相視而大笑起來。他的笑聲幽幽切切的，忽然用一種令我驚奇的純正及準確的華語對我說：

「很少笑的啊？你！」

我雖然有些驚訝他怎麼如此熟悉我，但也好像不便問些什麼。其實我似乎有滿腹疑問要問他的，好像預感到若再不問，必有後憂，可是又偏偏忘了自己所要問的是什麼。

「這裏本來就很少有可笑的事情。」

「其實每個人的歷史都有些可笑。」

「月明風清，提這些事兒幹什麼。」

「嗯。你就說你的故事罷，我聽。」

我很高興他知道而且瞭解我是個夢編織的嗜好者，其實這是介於精神活動的清醒與混沌之間，最能表達我所急於吐露的途徑。但是我的自尊仍要我先掩飾一番：

「其實我也不想說故事，剛才我忽然驚醒，是因為我做了個夢。這是我自孩提時，一直不斷騷擾我的夢。夢是相同的，每次乍醒時我一樣地冷汗淋漓。為何它一定要發生在我身上呢？爲什麼呢？是不是我童穉時有這樣的一幕？」

……那個夢是這樣的。每次由一個清晰的夢境漸漸轉移，藍的天，白的雲，綠的樹，都漸漸消失了，不見了，然後是一片灰敗，整個空間堵塞着細密的、灰黑色的纖維，不停的而且快速的旋動、抽壓着，永無靜止的泥濘呵，我自己已被這巨大無匹的旋動中吞噬，似沉入沼澤一般地捲入這無盡的灰暗中，而肢離破碎——這是什麼？是什麼力量？它預感着我的未來？老年時必將遇逢的狀況？是不可知的命運或是無以抗拒的死亡？還是天地宇宙間無以衡量的、悲劇的源泉？……我噁了嘴裏的沫液，看着當頭照的月華，我再問：

「你說，這是什麼神秘的力量，老是騷擾着我：有時候我走過街上，在天橋上我往下望

見來往着匆忙的車輛，忽然驚覺已是入暮時分了，猛回首，有黑衣白臉的人幢幢向我迎頭迎臉撞來，西方一片血霞粉酒，千山俱染上黑色的血，海像陸沉海嘯一般淒絕！我不知道我存身在什麼地方，我想呼喊，我叫不出，也沒人聽見。……於是那種旋轉的感覺又來了，我的頭，整幅天，那淒厲的雲，七彩繽紛的殘暉，都旋了起來，旋啊旋，我又失足在萬丈深崖的墜落中……

有天我看了幅畫，是 Munch 的『嘶喊』，大悲，原來畫裏的人就是我……
我激動的說完我的話，由於講得太急，所以我喘息着。他沒有作聲，讓我喘息聲細細微微的在冷靜的月華中圖存着。良久，他仍依俯在赤朱的欄杆旁，慢慢的說了話：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更虛妄的是乍看燦爛的人生，但在浮華中却令人悽愴悲愴。……常常像從少年走到中年，有無盡的倦意，一切從前愛戀過的、新奇過的，又重新迴味起來了。日子太忙，沒有靜息的片刻。而在有海風的黑夜裏，你與昔日沒有結婚的小戀女，親蜜地走過，她的長髮依然在你臉頰拂過，你扶着她的纖肩，流浪一般地走向一所暗紅的小房子，裏面的年輕舊友們還是鬧哄哄的佈置着一切，仍是一面工作一面罵架的風采。燈光被紅玻璃紙裹着，有人爬着梯子：仍是那一面笑得彎腰的氣氛。雖然你和她這是晚會中的主角，他們是等待你和她的來臨，但當你們來時，他們仍在談笑，沒有察覺……你和白衣黑髮的她在小門口站着，一切都面目模糊起來，在那些年青小伙子的笑鬧中，都是往昔很久很久以前所深記的笑語，語音中，都是熟悉的人：以前你們當中最可愛的小妹，最活潑的小弟，在爬山遠足時扶過你一把的人，在辯論會散後拍你一把肩膀的曾經是敵人……

一切都模糊了。在夢中你感到深情，但却悲愴地流下淚來。暗紅色的燈光裏，以及孃孃的語音中，一切都昇華了，飄逸了、散了……

好像疲憊的歸人，從千山萬水走回自己夢魂牽縈的家鄉，歷盡一切艱辛的回來了，唇角多掛了滄桑的笑意，眼角多延了幾道蒼涼的紋，江湖夜雨十年燈，燈亮了十年，也要黯了，一切的往昔，變的變了，逝的逝了，剩下曾經熟悉的，都成模糊了，牽絆也成了淡漠，富貴浮雲，徒惹淒涼况味。許多失望後，在入暮的林間，歸人脫下了披風，栓馬于樹旁，燃一團火，在火側靜息，在火中靜思，聽那深深深深無望的落葉，最後飄落到潮濕的土地上，作更

深深深深的哀息。是的，倦意，倦意就這樣地蒞臨了……」

他是愈說愈沉哀，而我却想到一個故事，是在這樣幽異的月光下，我不禁奮悅的打斷他的話；其實，我是爲我的故事而緊張得屏息着：

「我告訴你，在我小姪女的喪禮中——他是最可愛的小東西，挽了頂絨毛紅球毡帽子，兩顆圓得滾圓的烏眼珠子，幸福一般盛開的笑——有許多戚友們都來致哀。他爸是基督教徒。他漆黑的小棺木睡着失去童稚生命的他，蒼白得使人絕望。許多親朋戚友繞棺而過，最後的俯視這小小的生命，無盡悲涼，而我忽然發現，有一個戴黑色高帽子、全身穿著畢挺的油黑色燕尾服的男子，腋下還挾着一支如魔術家一般的黑手杖，臉色蒼白的夾雜其中。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蒼白的手和臉的，蒼白得連五官也不可辨認，而他只望着那小嬰孩的屍體而深思發愕，我忽然有驚呼的衝動，而他無來由的且適時地抬首望了我一眼，轉身擠入了人群中，再也看不到他了——」

好像說是在深夜裏，外面下着浙瀝浙瀝的雨，沁涼得令人抖哆，你寫着一本相當恐怖的小說，或你想着一件令你恐懼的事，在燈芒下你在房裏一人，不經意地用腳撐起椅子的前二根脚架，椅背向後一仰——驀地「拍啦啦」一聲，後面碰着了些什麼似的，奇異地响了起來。你便毛骨悚然的想——後面有異樣！你猛地擰首回看：原來是椅背碰着另一椅背，那空蕩蕩的椅子，正好擺在你後面，像個無形的人，正在冷冷的注視你。而你知道剛才這椅子不是置放在這兒的，好像有個畸人把它搬來，背着你灰色的坐下，不敢用血肉模糊的臉向着你。你驚出一身冷汗，回過頭來，才發現現在下雨的百葉窗外，一隻見白骨與血而不見肉的長手伸了進來，一張可怖的臉容，正在你窗前出現，那正是你驚懼幻想中的人物，而却出現在你眼前，和你寫的恐怖小說中的人，竟一模一樣——「在斟得滿盈的月華下，遠遠的樹叢密處似有一隻奇怪的鳥，苦苦的叫了幾聲。於是我靜了下來，側耳再聽聽，聽聽，聽——却没有聲音。由於我停頓了一陣子，我發現他在注視着我，目光是多麼的陌生，又像是我向我自己望來。我慌忙尷尬的一笑，說下去：

「警方說有次下很大的雨，到處都是鐵線一般粗大的雨水，我從家裏走向黑森森的廁所去，肚子絞痛着，到處都是雨珠擊在頭頂上樹葉的聲音。我帶着乾竹葉編織成的竹笠，

走向黑黝黝的廁所——這惡臭的小型建築居然似不可一世的廟宇一般地屹立在前面——我只好幻想用手一開廁所的木板門——門內便有那全身發綠光的小土地公對我笑着。我走着走着，忽然覺得樹叢後有人！果然有像一團米糰般的人自雨中向我襲擊，因頭戴雨笠的原故我身手不靈，是故屢屢被踹中小腹，在最危險的最後肉搏中，他泥濘一般的手纏上我的腰肋，我忽然用雙手把笠沿執住，以笠尖的小圓椎形往對方的臉部一推！一聲沙啞的叫鳴，他的臉部便像糯米一般潰爛了起來——」又叫了，那隻鳥又叫了，牠咕咕的鳴叫確令我心亂，月色是如此慘淡其，我嚥下一口寒冷的風，艱澀地說：

「以後在有雨的夜裏，開亮了黃色的燈我獨自寫作。我家人是住在離這小房數十數步之遙的多樹木的板造小矮脚樓上……夜間雨聲漸大時，在靜靜的房中偶爾聽得一二句樓上的聲音，時而細談，時而爭辯，我以焦慮的心情去待連綿的終宵雨過去，雨歇後的清晨，我走上樓去看個究竟，踏過雨水洗禮過嶄新的濕泥，滿階的落葉——」

又叫了，又叫了，驀地樹叢中一陣沙沙的搖動，飛掠出兩團小小的勁影，飛迴於灌木叢間三四折，即仰首直冲上天，在明月下，尖嘶一般的叫鳴劃破琉璃一般的長空，羽翼在扇動中于月暉的影照發出一種奇異的藍色寒芒，破空而去。我爲這奇異的景象而呆住，他幽幽的問：

「這是什麼鳥？」

「我不知道。牠們不是正在交戰着的嗎？」

「剛才還嗚叫着呢。看來是最終不能相容了。」

「其實在這樣的月色下，煞氣早就有了，牠們選擇了很好的場地。」

「這月亮從黃帝、堯舜等一路照下來，唐代宋代也過去了，關雲長的路和岳武穆的路，以及西方東方許多古遠的路也照過了，恆河在沒有人的初期淙淙啾啾的泣也聽過了，沒有什麼理由會在乎這兩隻小動物這小小的格鬥的了。」

「Muk Soom。」我說。

「奇達幾度。」他隨即搖搖首又說：「像是浪者的晚上回來，一個由沒有錢的年少捱到成年的青年，就靠着他的勁和動，用他的氣和力衝出了家，流浪到一小鎮，白天是最枯燥無

味的消耗體力，晚上他住在一個長輩遺棄的破木屋中，兼任守屋中囤積之雜物的職責。天天如此，夜夜如是。有天他焦瘦的身軀疲乏地回來，練了一場激烈的武功之後，他開着了那盞暗黃色的舊電燈睡覺。他是睡在這雜物室的房中的，到處佈滿蛛網，他仰臥的頂上是一層古怪的木樓，樓上全靠一列木梯以溝通，只有一欄木柵擋在樓的邊沿，也有一盞從來不開的黃燈泡。睡到半夜他醒了，發現房中睡前收拾的東西重新亂得像未收拾前一樣，而樓上的舊燈却開了，這老黃色的燈因太困難撐開黑暗而半明半滅得十分怪詭，在黑色棕色的欄杆旁，有個半黃色半黝暗的人，正俯身于欄杆上，向下望着他——

他也不知道這以後他還會看到些什麼。有天他暗夜回到房中，發現同一屋內的另一儲物室中，原來是空無一人的，只在九年前有對灰黯的小夫婦來住過，而今是死是活活在那裏死在那兒也不曉得了。今晚裏面有十分難聽的爬搔聲，他自門縫的小孔望進去，只見一瘦骨嶙峋的手，把一頭美麗、可愛的小白狗綁在舊橈上，那小狗烏溜溜的眼睛只有恐懼，已嚇得只有腹間間歇的抽搐着。牠被反綁在長橈上，肚脯朝天，肚皮在白色的嫩毛中呈紫色。那雙手以一種緩慢且穩定的姿態去執一柄灰黑色的彎月刀，在一塊長方形灰色的石上磨着，發出嘶啞而尖銳的聲音，然後這變血的手扼住小狗的脖子，小狗在不能掙扎的情況下只能發出一絲嗚嗚的嗚叫，腳趾像貓爪一般地伸縮着。那柄鏽刀終於磨好，那雙手便毫不猶疑地，在小狗嗚嗚嗚嗚中，輕輕割開牠的肚皮，在牠尚未斷氣之前，把牠血淋淋的肉球，自皮中剖剝出來，揸在黑而瘦的指掌間，血一滴一滴的湧出來……

我實在是怕這恐怖的景象所駭住了。在淡淡且冷冷的風中，我感到一陣又一陣的寒慄。我想制止他繼續說下去，而發現自己困于言語，幸好他也正換了另一話題。奇怪的是：我始終看不清楚他的臉貌，於是我竭力思索着這件事。

「……我的一個有才氣的年輕朋友，曾經寫過一篇『二胡』，有提到那年老乾朽的祖父逝去後，他祖母居然沒有什麼表露的哀傷，只不過她日日在桃樹下，拉她從來不拉而她老頭兒卻最喜歡獨個兒自拉自唱的古老的二胡。那孩子聽着聽着，不禁也迷上了二胡。有天他祖母終於撒手塵寰，他竟去學拉二胡，趁他父母在樓上時，用僅有的一點儲蓄來雇那街頭流落的老人，在桃樹下，與昔時並無兩樣，一首又一首的拉着二胡。」我聽到這兒，忽然感覺

到一種從來未有過的驚恐，我緊緊的注意着這話題。他繼續陰陰惻惻的說着，從逐漸加深的淒冷中我慢慢地覺察到我不能忍受這些話了：這祖母的形象，竟跟我祖母去世時一模一樣，那個小孩兒，難道是我嗎？這是我兒時的一個瀟灑古舊的記憶，後來終於被忘，如今竟被一個陌生人重提起來？我又驚覺祖母的長相，我竟已模糊，而且在忽然之間忘懷，而他此刻所敘述的臉容，却正是我所有故事裏主角的那張模糊不可辨識的臉，我更發覺原來他們每一個的形貌，都像有一條潛伏的跡線，一旦被喚醒，即可連鎖在一起，連聲音，身材，竟也一樣！他說的是我的從前？難道是同一個鬼魅一般的人，把我的故事都串成一線？那幕童年時期劇轉的灰色纖維的色態，也如人一模一樣！啊天啊，他所講的故事，豈不是全部都在我心中孕育的，我所要講的嗎？難道是如此熟悉！我正要揮手想打斷他的話，大聲叱喝他，豈料手臂竟無力舉起，聲音依依嗚嗚，好像正在說着他的話。而在同時間我望到他在淒異的月華下那張臉，幽靈一般地全身發白，五官不可辨識，竟然也是，我祖母、以及那全部人物的長相！啊——！更加不幸的，他古怪的抹起一角笑意，十分詭秘，似受驚嚇過度的人失常反笑的一樣；同時那陌生的臉容忽然又熟悉起來，那竟是我的像貌，那竟是我的臉啊！難道這站着在我面前的，竟是我，或是我的——我駭極，終於有用脚一掃，把一盆栽妖嬈的向日葵連花帶泥的撥擲過去——

「碰！」

花盆掠過那奇異者所站的位置，撞在白牆上，和泥一齊碎裂了。花和碎磁一齊往下墜，只有幾片爛濕的泥，仍遺留在白洋灰牆上。而那白衣服的人，正如他來時一般突然地消失了，我隱隱查覺當花盆直投向他時，還曾冒過一縷「吱」聲又焦辣襲鼻的煙。他忽然消失，只剩下白得令人冷冽的月亮。

現在我才真正的去注意這月亮。月亮奇異的亮着，月沿亮得發出令人觸目驚心的青，左近的雲層都鍍上令人心悸的冷藍色。我全身沐在月茫中，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圓的月亮，能放發這麼盈盛的月光，而這月華，既不算莊嚴也不淫邪，只是有一切一切，一切的詭秘。月光滲透了每一角落，樹叢在銀色的地上貼了一張輪廓清晰的剪影，而葉子與枝極的本身，却也鍍上了一層怪異的幽光。白洋灰牆與貼着的幾枚濕泥已融為一體，欄杆，洋台，一層一

疊的展示在中天月的酷照下，陰陰冷冷的苟存着，甚至那落地的長玻璃窗，半垂跌的窗帘，更透過玻璃，照入臥室的花磚地上，也射落在精緻的茶几上，床頭的木紋上，那指着子夜的鬧鐘上。月光也遺漏幾撇在狼藉的床單、枕頭、被褥上，感覺中那兒也正有一個裹被酣睡的人臥着，發出不均勻的鼾聲，而我、正逐漸的脫離自己，回歸到那睡者的身上……

稿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深夜

潘友來

過渡

渡輪啓航時，會先鳴汽笛。

夜極深了，刺耳的的汽笛聲一响，使你看上一眼，便可數出渡輪上寥寥幾輛的車子。然而，都是——想是也——回貨倉下最後一批貨的運輸囉哩，只有一輛千六的達善牌房車。給人一種本能的、合理的感覺——一定是趕回家過年。——其實時已年初一點半了，渡輪裏已經在播放電台迎新年特別點唱節目。渡輪大力擺動了一下，便離開岸。

老人還是喋喋不休的接下去說：「……想想多年辛苦都過去了。老大，跟着老二，跟着老三，你們一個個，可也真能幹，都在外面闖得高尚的職位。嗯，生活安定了，你們母親地底下有知也不知要多歡喜。但是——」老人的聲音像遠遠地消失了，又自遠遠地回來。「她最不該的是，留下如今我一個人的先走。讓大大的房屋空洞洞的。我每天只能想你們，或者設想着你們的起居日常生活，讓心不難受，不寂寞……有時真想回唐山去，又不忍心放下你們母親孤獨的靈魂。我就想着會有一羣孫子時……」老人的口音喘着氣停下。左邊靠着小孫女，雙手抱着老人的左手，臉上還留着哭過的淚痕。他這才發現孩子們都離開座車到船頭的

大了……爸却已經這樣老了——」

「唉，實在老囉——。」

三兒子阿力，拿了一卷錄音帶插盒式錄音機里，車一時滿是亂雜雜的快吉打、加鼓、加木魚的聲音。「拿掉。」老人突然叫了一聲。大兒子伸手把錄音帶拔了出來，回頭看看老父；老人喘着氣，閉着嘴，閉着眼。

「想起來還是以前好。雖然辛苦些，日子倒過的很真實。如今不能說不能動，能動的又不需要動，皮肉都死了——。」

「爸，船到了。」二兒子說。

「到了怎樣；你叫爸走路嗎？」老人突然神經地大聲喝道。渡輪又大力的震動了幾下。

「嗯——，」老人把每個人都望了一眼。「你們把爸送進醫院也好，那樣你們才可以過一個快樂的新年……。」三個兒子都暗地裏深深吃了一大驚，心中碰碰跳着就像要發出聲音來。大兒子趕緊把引擎打燃了——。

「爸，您身體不好，不健康，是需要進醫院好好休養的。」大兒子說。二兒子說：「是呀，爸。」大兒子又說：「剛才又見你咳的這麼厲害——」他想剛才妻子提議把正咳的很厲害的老父送進醫院——這本來是老人久有的老人咳——，沒甚麼的——他稍有天良的悲哀一下，便把妻子的意思傳達二位弟弟和弟媳，各人心中都有數，都贊成。——是啦。佣人都請假回家過年，家中留着八十幾歲的有病老父，怎樣說也不能捨下不願去玩。即使夜已這麼深，也凌晨，年初一——點多了——還是把老父送進醫院，甚麼也方便些，甚麼也好看點。

「唉——」老人深長的嘆了口氣。「這樣也好……我實在也不屬於這個世界了。總算你們難得都回家來……也好，也好。」他環顧一下前面左右，若不是小孫女從前座跑過來坐在左邊，前面左右是老大、老二和老三。他真像陷入陰深深的陣式裏，失去一切掙扎的能力——。

「阿公，你進醫院不是不能過年了嗎？」小孫女搖着祖父的手，扯住老人激動了的情緒，關懷、盼望又失望地問。「您可以回去嗎？爸爸，不如把阿公載回家吧。你看，阿公好好

呀。可以一起過新年。」

「……。」

「阿芬，阿公有病，應該進醫院休養的。」

「這孩子，」老人的三兒子想。「怎麼要牽進這場……。」這場冷冷的沒有人性的佈局裏。

大兒子在傳統的快樂的日子的路上馳駛，這麼夜了，紅燈也闖過去了，在夜色中匆匆趕着，匆匆趕着一項計劃的完成……。

吉靈鬼

就如此孤零零坐在這黑漆漆、令人有種窒息感覺不通風的暗房里。雙腳盤膝着，兩手垂落至兩邊膝蓋上，巧似一名僧侶在打坐。一雙眼也不會眨一次緊盯住那道看去堅固鋼鐵門右上方開出的、一個只適伸入一隻粗手的方形小洞，那兒正好射入一條光線，光線熒弱的，可是它却暴露了這房里失去自由但却四處遊動的塵埃。從坐着的位置瞧去，它們好似一條小尾虫在打舞着。呵！好無聊！

我向那道射入室內的光線吐去一口痰，於是雪花便一小粒一小粒地在光線範圍內墜落地面。

人的生命也不過如此。

這不禁令我憶起巴卡沙米老伯來。巴卡沙米老伯是我的恩人，也是我唯一能夠親近的人。不是他，我也許會凍死在雷雨郊野上，抑或被野狼噬去作為牠的一頓豐美晚餐，我最終將是一具死骨。

想到巴卡沙米老伯的下場，極自然地會有兩行熱淚在我頰上蠕動，這已不知是第幾回了。我沒料到好人會有如此淒慘的結局。我很想高聲抗議，是不是我們皮膚黑色的上帝使用黑

眼對待我們？

×

×

×

×

八月天。午夜時刻下了一陣好大的雨，間中夾有雷聲，偶爾閃過一道銀光。好冷的夜。

沙達根還未閉上雙目進入夢鄉前，他好似預感到這晚將發生一件恐怖的事，但一時間他又說不出那是件何事。

他翻了個身，面朝睡臥在右角落的巴卡沙米。好可憐的老人，已經病了三天，人也顯得越來越憔悴了。

沙達根對着那縮着整個身軀睡覺的老人默默祈禱，希望上帝能保佑這名老人。

後來，沙達根還是不放心，坐起身子，細聲地兩手伏地慢慢爬往老人睡着的地方。沙達根摸了摸老人的前額，還是熱燙燙的，他只能無助地瞧着這張清白的臉。

他又爬回倒睡在剛才的位置，閉起眼睛，耳畔只有响起屋外的風雨聲。嘩啦嘩啦……好似奔馳田野上與那拉浪茅草擦身所擊起的音響。

在風中，巴卡沙米拉着他那小小的瘦手，變變赤裸着上身，奔跑在草原上。他們吞了一肚的風，笑聲响滿了曠野。只因他們沒被人關心，亦未曾被人問起。

沙達根記得他是由巴卡沙米帶大的，他是個棄嬰，是由巴卡沙米從郊野撿回來養大的，所以巴卡沙米是他的恩人，是他唯一的親人。

巴卡沙米是替附近那家馬來地主看牛。這種工作一天只能賺得幾毛錢代價。他跟巴卡沙米是吃麵包喝井水長大的。偶爾遇着甚麼大日子，那馬來地主會派人送來幾樣食品，那時候是巴卡沙米與沙達根最好過的日子了。

故事就是隨着日子一天一天演進下去。茅屋後邊樹林叢間的那條小溪就是他倆的浴所。每天黃昏他跟巴卡沙米赤裸裸地泡在水里沐浴。這件事會引起了離小溪五十呎遠一排木屋居民的非議，然而他們倆仍舊我行我素，不知臉皮有多厚，後來居民們都喊他們是老小瘋子。

——支呢可客寧南貴那四波河是！

——喂！奧貴來聊！奧貴來聊！

——早鬼！早鬼！

——媽！依愛烈哇！媽，嗚嗚嗚……

魔鬼魔鬼魔鬼魔鬼，我們難道不是人嗎？

嘩啦嘩啦的聲響，變成這群魔鬼的嘲笑、譏笑、輕笑。

我們有何不同？我有耳朵聽聲音、我有眼睛看東西，我有鼻子嗅味覺、我有嘴巴能講話、我有雙腳能走路，我有雙手能操作，那一樣不同？只有一樣，錢錢錢，我們住茅屋，你們住木屋；我們吃麵包充饑，你們吃白飯溫飽；我們沖涼在小溪，你們沖涼在室內，哈哈！我們跟你們不同，我們是野蠻人物，我們是沒開化，我們是瘋子！唔海！……

沙達根做了一場兇惡的夢。醒來後，他發覺巴卡沙米已經四肢僵硬了，巴卡沙米病死了，可憐的老人。

巴卡老伯！你不能死！巴卡老伯！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

沙達根伏在巴卡沙米胸中痛哭，天空仍是陰雲。沙達根知道，天空仍是陰雲；巴卡沙米老伯一死，天空仍是陰雲；他就等於失去了依靠，天空仍是陰雲；這地方，天空仍是陰雲；不能再容納他了，天空仍是陰雲；只因他唯一的親人死了，天空仍是陰雲；他要飛走。天空不再……；他要飛去找尋自己的生活，陰雲散了；開始另一段生涯，一道晨曦自孔隙的門板射入進來。

沙達根釋然了，他猛站起身，推開板門奔了出去。他朝着天空大喊：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他的臉，洒了一面金光。他感到太陽溫暖煦的。

下午，沙達根把巴卡沙米的屍體埋入溪旁的土地，他坐在巴卡沙米墓旁守了一個白天。他耳畔不再响起風吹的波浪聲及嗚轉。

——唔哩！省朗希聊！唔哩！

——雜希雜河！

——高聊希開河！

——省朗希聊！唔呼！

X X X X

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要大咒。

噯哩唔囉！噯哩唔囉！噯哩唔囉！噯哩唔囉！

我並以雙手用力亂捶牆壁，我要發洩內心的憤懣。

吡叻拍啦吡叻拍啦吡叻拍啦。

整個牢房里好似正受到地震的侵襲。

後來，我感到雙手麻痺時，我才情願停止槌擊。然而我還要痛痛快快地大笑一陣，這樣

才能舒暢我胸中的阻塞。

唔哩！哈哈哈哈哈！唔唔唔唔！

X X X X

黯暗窄小牢道入門處旁，擺着一張木桌與變椅。他們兩個值班的被這突來的咒罵狂笑聲

給引笑了。他們知道，牢房裏的那個吉靈鬼瘋漢又再發作了。

——Oh! Gila naik angin.

——Macam mana selalu bisung! Oi! Oi!

——Kasehan!

——Sayang!

那兩個值班的不禁相視搖頭。

X X X X

離開了那茅屋，離開了那青青草原、那條小溪，我朝往城市走去。我的心好落寞。巴卡

沙米老伯死了，我唯一的親人，從此沒人會關心我了。我欲哭無淚。

想起了那些木屋居民，內心未免又燃燒起來。！呸！見鬼的！以後一定沒好死。

高聳的建築物、人擠的百貨公司、車水馬龍的路心，吡叭吡叭的聲響，有點後悔來到這地方；這不禁令我懷念那片綠油油的波浪，那塊平原，好幽靜的環境。

我站在人行道旁，頭頂上的烈日好刺，把我的皮膚灼成了炭。我正找尋公共水喉。走了

六英里路途，我的喉管已乾涸了。

瞧着對面一排擺賣的冰水攤，我的喉更乾了，然而我抑制自己。我有點憎恨這社會，生活就不能缺少錢。

拐了幾個大彎，終於我找到了公共水喉。我吞了滿肚子水，這引來了路旁幾個小孩的注意。

×
——喂！你們看，他吃好多水！

——他快要死了！

——他是瘋子！

——嘩！瘋人！

幾個小孩一溜煙跑開了，沙達根錯愕在那邊。

×
×
×
生活就不能缺乏金錢。

現在我要先找一份工作，不管那是一件多苦的工作。最要緊的，就是肚子。

我走入了一家雜貨店。

——頭家，要請工人嗎？

——够人了。

不屑的語氣。

我來到一家奶吧門前。

——先生，要抹車嗎？

——Gilakah？

白眼。

我走到一家飯店。

——老板，要幫手嗎？

——出去！

白眼。

我來到一家貨倉。

頭家，有貨搬嗎？

——Pergi！

輕蔑。

這個早上及下午我未曾嘗過任何東西，除了那喝不飽的水外。時間的滴答，伴着我肚里的鼓魯在賽跑。黃昏很快就到來了。

×
×
×
黃昏很快就到來了。沙達根實在餓極了。他知道，如果這樣空下去，一定會餓死的。他是人，人就得吃東西。

沙達根在找尋食物。好似一條野狗，走遍了街頭巷尾。

後來，沙達根來到了一處擺賣熟食的攤子，那賣麵的老頭子瞧到他那饑餓的模樣，同情之下，把食客吃後剩餘的麵條包在紙張拋給了他。

沙達根這晚雖吃不飽，但他已感到滿足了，至少自己還不至被餓死。

×
×
×
夜晚，他同一羣老乞丐睡在巴利的走廊上。

×
×
×
躺在那冷冰且堅硬的石灰土上，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這使我想起了鄉間的茅屋，那片曠野。

望望身旁的老乞丐們，同是天涯淪落人。到底，這社會還是不公平呀。

沉默使我想起巴卡老伯。臉頰有毛茸茸的蠕動。我很懷念同巴卡沙米老伯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至少饑餓不會像現在如此難受。

也許巴卡沙米老伯的死，對他是一種解脫，永遠脫離了痛苦，脫離了這社會人羣對他的唾棄。

白天的那些白眼、輕蔑，使我想起我同巴卡沙米老伯所受的遭意。我開始憎恨這社會的人羣，我懷疑自己已不是這社會里的一份子。

真的，巴卡沙米伯，我很想離開這社會，離開這憎惡的人羣，我要找尋真正屬於我的世界，巴卡沙米伯，我很孤獨，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X X X X X
沙達根很快地離開鬧鬧的城市，他回到了這片綠色的天地裏。眼前的景色卻是那麼熟悉、那麼可愛、那麼親切。他猶感到自己是一名來自那惡地獄里的逃犯。他慶幸自己還是原來的自己。

沙達根坐在草原上，風習習地吹打在他那張憔悴的臉。

——孩子，孤獨嗎？來，巴卡老伯帶你去玩。

——老伯，你在那里？

——老伯就在你身旁。

——可是，我不見到你，老伯。

——孩子，你只要閉上眼睛就可見到老伯了。

老伯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視線落在左方不遠處的田地。嫋嫋烏煙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幾個農夫正在燃燒堆積田里的乾枝枯草。

——巴卡老伯，你知嗎？這社會的人羣看輕我？

——孩子，我們永遠是被人看輕的。

——巴卡老伯，我很想離開這社會，我很想跟你在一起。

——孩子，來吧！老伯正等待你，你會看到這里有你那么多的朋友，他們都歡迎同你一起生活。

——巴卡老伯，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喂！汝朗闊，蕭朗堆來了！

——咩！咩！○鬼！○鬼！

——雜希雜河！

——去希！去希！

——哈哈！唔唔！嘿嘿！

火焰越來越紅，染紅了半個天邊。沙達根的臉此時亦感到熱氣在他臉頰依偎。嘻嘻哈哈唔唔嘿嘿呵呵……

你們這羣魔鬼，我要消滅你們！

沙達根猛然站起身，大吼一聲，衝往那艷紅火燄方向去。

他提起了一把正燃得劇烈的稻草，瘋狂地奔向那排木屋去。

X X X X X

——Kau berdosa !

——Aku tidak berdosa !

——Tapi kau mengapa hendak bakar rumah mereka ?

——Mereka tu syaitan ! Aku nak hancur mereka tu semua !

——Kau gila !

——Aku tidak gila ! Aku tidak gila !

(我沒瘋，我沒有罪，他們都是魔鬼，我要消滅他們。消滅他們。消滅他們。)

——Lepaskan aku ! Lepaskan aku……ku……ku……

(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我……)

X X X X X

於是便這樣地我被關進這監獄來了。他們都說我是瘋人，是個危險人物，不許任何人接近我，哈哈！我感到好笑。他們說我是瘋人，他們都不了解我！哈哈！

我顛倒地跌坐在地面上。我的聲音瘖啞了，我的手亦麻痺了。我靜靜地閉上眼睛。我知道，我這一閉上眼睛永遠是睜不開來了……

完

風訊

□藍啓元的「文學批評的態度」一文，是對前期流川的「中國文字學初步」一文有感而寫。一篇文章引起另一篇文章的反應，只要大家都認真而誠實地談，應該是好現象。我們不鼓勵無理取鬧的「筆戰」，但歡迎不同意見的表達與「據理力爭」。

□以前，我們曾刊出過陳瑞文幾篇討論張愛玲作品的文章，可惜陳瑞文沒有繼續寫下去，現在，邁克在他的輕描集外，又「輕描」了一篇談張愛玲作品的文章「圓而不圓」，這種「輕描式」的寫法，雖不是大塊文章，但淡淡寫來，自有其深入淺出的筆觸，對喜歡研讀與分析文學作品的人來說，是值得一讀的。

□我們在續刊蘇茲尼辛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外，另選刊了凌啓思先生的「蘇茲尼辛：一個偉大的自由戰士」（原文刊於中華月刊六月號），讓讀者配合來讀，再進一步了解這位「可敬的漢子」。

□方蘭君的「黑髮挽得住否」寫一些少年事的回憶與重逢故友時感受的對照，淡淡地引入一個人世間「變」的問題，這個變，是挽也挽不住的。人世間的變，

本來是文學作品裡恆見的題材，問題是作家們怎樣處理。潘友來的「過渡」亦是寫人世界「變」的蒼涼，與方蘭君不同的是，一個是寫老年人的心事，一個是寫青年人的感受，一個寫家庭，一個寫朋友。

□許友彬的「一個閃電」，寫少女情懷，寫得很用心思，沒有曲折的起伏的故事，只寫那短短的一段時間的情景，不是一般愛情故事。

□麥浪的「吉靈鬼」以另一種族作為華文創作的題材，希望他能在這方面努力下去。麥浪還是一位中學生，很年輕，應該更有成績。

□張瑞星的「那夜」，嘗試以電影的剪接手法溶入小說，亦頗能操縱自如，可以說有不錯的成績。

□我們很少在風訊裡談「創作」的作品，有些作者來信說「多少有點不被鼓勵」的感覺，這是我們想不到的，其實，我們最需要的稿件是「創作」，尤其是小說方面的創作，歡迎作者們在這方面供稿。

□劉放的「結婚紀要」續完，這篇隨筆式的文章，除讀來頗富「自嘲」的幽默外，亦寫出了世俗上的婚姻大事給人們的麻煩，劉放是一位社會學者，此亦是世俗社會上的社會問題乎？

□黃潤岳的「這一個時代」，一針見血道出了人生的惶惑，在列出了這一個時代的許多事實後，最後還是要問一句：「這是個甚麼時代？」頗使人感慨。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已出版，每本定價一元）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已出版，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已出版，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出版，定價一元）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詩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構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欣賞牧羚奴和梅淑貞的譯筆。（已出版，定價一元）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三元八角，全年十三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7 期 ● 一九七四年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